彙纂功過格

□ 9
3876
5

藏書印
2.3851
東大

門 9
號 3876
卷 5

寶集功過格第五卷

色慾 修身之五 總論

色慾首戒污人。次戒不謹於房室。而其最上丹頭。則在于清淨念慮。蓋嘗有從未污人。并無房室。而色慾之過惡。已積而不可勝計者。則惟其念慮之不除也。修持者盡深譴焉。○江舟次曰。諸惡業中。惟色易犯。敗德取禍。亦莫過此。嘗即萬惡淫爲首思之。世間惡業無窮。何至以淫爲最。蓋淫念一生。諸念皆生。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慾情顛倒。生貪着心。羨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恥盡喪。倫理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善願。從此而消。故曰。萬惡淫爲首。夫一動淫心。未必實有其事。已積惡造罪如此。況顯蹈

早稲田大學圖書館
昭26.6.6 雙
藏書

明行。罔知顧忌者耶。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
才人文士。而終年潦倒者。其病皆由于此。今欲斷
除此病。當自起念時。截斷病根。大抵人之一心。平
時能持。則當境自定。從未有平時搖搖。當境能不
染者也。今人于色界中。未見則先思見。既見則欲
貪見。枝牽蔓引。必欲陷入火坑而後快。彼云人禍
不及。我謂天刑難逃矣。嘗疑陰間于強橫之人。
或寬其罪而獨于貪色之人。倍嚴其罰。今乃知其
非無故也。蓋以強橫而出者。必以強橫而入。王法
加之。鄉里怒之。冥司可不必用其苛責矣。至色慾
一條。其因奸致殺者。世間無幾。暗室之中。幽隱之
地。人誰得見法。安所施。常有隱犯此過。而仍負善
人之名。是則天廷所極怒者也。故凡鬼神往來。惟
務嚴察此事。且不特察其事。而并以察其心。以爲

淫念多。則善念必少。淫念少。則善念自多。是以淫
念全消者。五福中獲其三福。曰壽。曰康寧。曰考終
命。淫念常起者。雖無實跡。而就其念之惡。則必有
疾病之困。凶短折之殃。臨死之日。展轉床第。欲死
不得。求生不能。佛家所謂受諸痛苦也。則六極中
亦獲其三極。倘少有實跡。則命該富貴者。改註貧
賤矣。數應平安者。倏來禍變矣。分當有子者。罰令
無嗣矣。願望貴子賢子者。偏生不才子矣。若實跡
屢見。則報其一世而不足。又有地獄報。來世報。妻
女淫佚報。子孫困窮報。古人有曰。褻我祖父血脈。
亂人骨肉宗祧。又曰。殺人者殺其一身。姪人者殺
其三世。蓋不特破人之節。使其父母翁姑。夫妻子
女。一或聞知。恥懸眉頰之間。痛纏心骨之內。過惡
之重。莫甚于斯。宜其降罰之重。亦莫甚于斯。人恒

不察。未知其人平日何似。其祖若父生前何似。見貧賤者。則以爲命也。見困窮者。又以爲命也。甚而曰。彼善人也。而何以不獲報。抑。知。鬼神。所。以儆。勸之。苦心。固。自有在。乎。卽如陸仲錫瀆神一事。究言之。特虛願耳。何嘗有實跡乎。乃丘師卽受抽腸極刑。仲錫減盡狀元祿籌。甚矣鬼神之重此事也。世人但念萬惡淫爲首之語。亦可以惕然而思。悚然而懼矣。嗟乎。昧焉罔察。猶曰無知。縱情無忌。安逃天譴。其亟以功過格爲。皈依。是所深望于同志諸君子也。○語云。賭近盜。奸近殺。譬如奸人妻者。必反惡其夫。奸人女者。必反惡其父母。以及娼優花柳。必惡其同行傍偶。行奸賣俏之人。惡之不已。則思所以傷之害之。絕之殺之。而後快于心。至于其夫其父母其同行傍偶之所以視我者。亦當如是。

于是人之殺我。與我之殺人。禍機皆伏于此。故淫者。天下第一殺機也。○古來三教之書。每多同異。而獨於戒淫之語。說罪過。說冤仇。說果報。不謀而同。如出一轍。可知此事萬不可輕犯。而實萬萬難以自持。英雄豪傑。他事儘有執持。而獨于此事失足者。比比皆是。乃知其難也。惟能于難處有慧力。方可以入聖賢之途。如何謂之慧力。美色當前。作見心動。試思今日之明眸皓齒。二十年後。雞皮鶴髮。甚不堪相對也。再思百年之後。皮囊臭腐。甚不堪嚮邇也。再思今日之淫行。卽明日之死徵。人至于死而雄心灰矣。至于青樓紅粉。其靚妝濃抹。當場獻伎之時。能令人瞥見神驚。試思其未經梳洗之時。未施粉黛之際。本來面目。不見不聞之地。天有不堪回想者。此惟慧者意想能

及之。不慧者不能及也。如何謂之定力。平日操持嚴切。念起即除。我心既定。自然遇物不移。如何謂之忍力。語錄有云。譬如慾心既萌。猛不可遏。試揭其帷。則吾母在焉。吾女在焉。如是則可以忍乎。譬如淫人妻女者。試想人之淫我妻女。我將何以自解。如是則可以忍乎。再若心有所動。意有所觸。試念苟合之時。感應篇所謂司過之神在我旁也。三尸在腹。竈神在戶。日月三台北斗在我頭上也。三尸在腹。竈神在戶。日月在天。記錄者有之。瞋視者有之。竊聽者有之。容怒者有之。諂諛者有之。如是則可以忍乎。大抵慾心之生。生于喜。生于樂。生于安閒。生于富足。生于肥甘。慾心之阻。阻于憂。阻于懼。阻于勤勞。阻于窮困。阻于淡泊。功過格望人時刻勤務本業。時刻注存積善意。若曰定力既至。慧力忍力皆可不用矣。豈獨色爲然哉。推之財與氣。亦無不然也。此功過格所以不可不受持也。○昔人有以戒邪淫單式刊布者。謂每領一單。分勸十人。使自書名簽押。誓告神前。期各嚴持此戒。不幸有犯此者。悔悟一萌。已足消彌天之大過。幸而未犯此者。從今堅制。不致根白璧之微。取彼此相規。始終不易。我輩甚宜依此遵行。誠心發願。勸化十人同心。定于三月初三日。或五月十三日。訂集同社。虔備香燭。作疏一通。謹列鄉貫年庚。各自書名簽押。焚告文昌帝君。伏魔大帝前。嗣後動念發言。務期戰兢惕厲。不敢少涉邪淫。更轉相廣勸。俾世人永斷孽根。咸歸正路。此不費錢財之第一功也。

一功　路遇美婦人不留盼

附錄　昌起宗自敘曰。予於萬曆丙午列子矜時年十七。讀

書稍暇。莊誦太上感應篇輒有孳孳意。戊午。登鄉薦。年二十九矣。是科臨場。以病幾殆。比入闈及午。四肢欲脫。昏昏如夢中。夜燃燭。目不見卷格。竟不知何處下筆。天明出闈。流臥竟日。且予無論大小試。所作雖經歲不忘。此番不記一字矣。榜發後。倒赴督學察院親供。見墨卷。則字字端楷。如平時不是憤夫。筆吁信有神助哉。已未下第歸。始發願增註感應篇。博引旁收。心目手口。無不竭盡。每註完一段。付梓。其原稿。則焚之。家神前。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文人故犯者多。故于見他色美一條下。備列報應。以爲觸目寒心之一助。當日佐予繕寫。則余兒之塾師南昌羅君名憲嶽辛酉羅君歸而入泮矣。相別八年。正月初三日。羅君夜夢見道粧如仙流者三人。一老翁。二少年。老翁蒼顏黃服。二少年披紫衣。左右侍老者。出一冊。左顧曰。爾讀來。左立者朗誦良久。羅君竊聽之。愕然曰。此昌孝廉增註感應篇內。見他色美二句之全註也。讀既畢。老者曰。該中旋顧右立者曰。爾詠一詩。即詠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邪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逐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詠畢。老者笑而去。羅君醒而作書。詳述夢中詩。遍訪鄉人之商如皐者。緘寄予兒曰。尊公揑南宮無疑矣。但榜花二字難解。當是誤聽耳。其餘一字不差也。書以二月初九日至。比放榜而余果得第八月十三日。予以使閩歸省。襄兒出羅先生書因諭之曰。觀此。則色之一關。可不慎哉。十月既望。過舊友陳宗九齋頭。偶抽一類書閱之。開卷。即見榜花二字。註云。唐太宗以來。禮部放榜。姓氏稱爲號榜花。而余姓實應之。其戊午闈中神助。亦以不亂之故。◎人家婦女。可窺不窺。

人惟不自持于幽隱。則過之集。有不自禁者。如人家婦女。不問美醜。苟在閒壁。必竊窺之。以爲幸。未有乘便而不欲窺者也。是未必有淫惡之念。而喜窺之情。不期而然。蓋盡人不能免者矣。欲免此病。其必力持主敬慎獨之功乎。◎聞人說穢事。惕然謹避。發明蔣善曰。邪褻之語。最易炫惑人心。言者不知其非。聽者方以爲快。其實是自生煩惱。增益罪障。故起心固所不可。至于言之聽之。甚宜戒謹。

十功　優人妓女。及僕婦家婢習熟易染。當幽隱相對。不以可染而染。徹書曹鄴以歲貢改授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于驛亭。甚美。意欲就公。公

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鄴不可四字焚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家領回。後廷對。忽風飄一紙墜硯前。有曹鄴不可四字。于是文思沛然。狀元及第。○羅城使程元賓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殊色。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乎。自封鎖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節鉞。非所敢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公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從容談笑。別親友而卒。諸子皆爲顯官。累世簪纓不絕。二公皆不以可染而染者也。但二公之所全者大。此條之所指者小。當其寂無人跡。情態依依。我雖持正。而彼或挑逗微形。誰能無動情者。註感應篇者曰。一時之慾念易消。畢世之功名性命。爲甚重。佩此二語。則能于可染而不染矣。或疑優人妓女關係猶淺。則吾當轉一語曰。終身

之。不。貳。色。戒。不。忍。輕。踰。其閑。此。日之積。德。累。功。不忍。棄。功。就。過。凡受持功過格者。斷不可一時縱情。自生悔恨也。

三十功　無所抑制。以仁厚存心。不忍置妾。增註

忽止之者。若平時則于存心處逐事逐時記功。不在此例。附錄昔司馬溫公未有子。夫人爲置一妾。乘閒送入書房。公署不顧。妾欲試之。取一帙閒日。此是何書。公莊色拱手對曰。此是尚書。女乃逡巡而退。昔賢立品不苟如此。按白文特舉仁厚存心。大要主于愛人。蓋爲妾非人本意。欲遂其良偶配合之情。斯所謂仁厚存心也。若溫公則重于行已。此念直是不起。并無所爲不忍之見。其工夫更深于此條訓詞矣。◎

謹身節欲經年不敢放佚　妄用　邪緣外合滅德喪心。

人生所不能廢者。亦有節度。不當過縱。董江都曰。天地之氣。不至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遊于房。又月令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二至之月。皆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止聲色。禁嗜慾。以是知遇風雷霧雨。大寒大暑。晦朔二至。及大喜大怒。遠行醉飽之餘。皆當遠戒。益修德所係。非徒如養生家之說也。增註愚按行誼條。有不幸引于情慾之訓。已見其端矣。而邑慾條復列此。仍不妨各自記功也。

百功　家有美色婢。未嘗私染。必爲擇配。增註前言不染。就自己一時言。

取其能自愛也。此條就其婢始終言。取其能愛人也。

徵事 張復之知益州。因兵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公恐人有不。乃單騎至任。僚屬憚其威嚴。莫敢置婢。公恐人有不。乃置一婢以侍巾櫛。僚屬因稍置姬。時在蜀四年。召還。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仍處女也。○呂獻可家有美婢。年方及笄。光艷照人。客見之曰。如此麗色。公不少動念耶。公正色曰。彼獨非人世之處子乎。而敢輕以犯之。敗人終身。自造惡孽。不仁之事。吾不爲也。或曰。公未嘗置妾。留此一使。恐未必爲大過。公又曰。以婢作妾。家無規矩。不習之事。吾不爲也。爲擇配嫁之。

三百功　婦女私就守正不染

徵事 以此事獲福者尤極重大。顯報昭昭。世人因亦習聞之矣。茲畧載數條。爲善力未純者勸。○唐皐少時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將紙窓掐破。公補訖。題詩云。

掐破紙窓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一夕有僧過其門。見一狀元扁左右懸二燈。即所題二語異而詰問。後果大魁天下。○謝遷少館于毘陵。其家有女。乘父母出。奔公。公問故。女笑持公衣。公諭之曰。汝爲女子。未嫁而我敗之。終身之玷也。將使父母夫族皆無面目。遂厲色拒之。女不勝情嗾其臂而去。明日託事辭館。後中成化乙未狀元。○茅鹿門弱冠。遊學餘姚。館于錢應揚家。錢有美婢。慕茅丰姿。一夕至書室呼貓。鹿門曰。汝何獨自來呼貓。婢笑曰。我非呼小貓。乃呼大茅耳。鹿門正色曰。父命我遠出讀書。若非禮犯汝。他日。何以見父。父。何顏見若主。我必不就。切勿再來。婢慚退。明日自投于井。主人救出。知其情。以贈茅。茅辛不受。後登嘉靖戊戌進士。官副使。壽九十。○姚三辰博學善詩文。館內有女恒窺之。公不顧。一日曬履

于庭。女作書納其中。公得之。即託他事辭歸。或以詩讀之曰。一點貞心堅似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公亦不受。且答書。力誹其無此事。子諶曾孫錫皆登進士。○信州林茂先才高過人。已領鄉薦。閉戶讀書。隣家巨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污我。婦慙而退。茂先次年登第。○寧波孫先生者。家貧渡江訓蒙。終歲不過數金。萬曆二十二年失館。流落武林寄身塘西張氏抄寫。其家一婢。更餘奔之。翁大詈曰。感應篇謂三台北斗及三尸神等。隨身糾過。豈夜淡人靜。而上天無知乎。峻拒之。婦與同齋西席得合而出。端節西席解館。疽發不愈。翁代其任。歲終得修金十餘兩。其時西席已物故矣。主人聘翁翁以婢故欲辭。主人厚其聘。固訂翁允之。歸遇其叔于江口。叔曰。我姪且喜。翁問故。叔曰。吾為兒病禱于城隍。夜夢城隍坐殿上。呼吏將簿籍所收者。唱名對冊。十餘人外。即唱姪名。我潛問吏。孫某緣何收去。吏查冊對曰。此人本四十六歲出外餓死。因今年四月十八夜。拒淫奔事。延壽二紀。收入祿籍。我是以為姪賀也。閱數年。又附二徒。修益厚。後負笈者多。每歲修儀百餘金。迄翁四十六歲。正萬曆三十六年。米價踊貴。死者頗衆。而翁裕如。年至古稀。子孫皆饒給。○崇德姜應兆為人謹厚。素惡酒。教授里中。從之者衆。偶出遇里父醉而扶之。覺袖有金。欺其昏。掇之。里父既醒。不虞是姜。夕有門徒讀書其家。倦而憑几。聞有言曰。主人虧行竊人財寶。上帝以其素謹。未忍遽誅。姑使吾來為孽語已寂然。門徒心駭。不敢揚言。次日。姜忽思酒。朝夕醉鄉。徒散不能自支。後有女奔姜。姜忽自

思向因一念之差顛沛至此人生幾何豈容再誤遂堅拒不就夜夢神曰我酒孽也汝前緣金故來耗汝昨有善事帝勅我還矣及旦厭酒如初生徙復聚家產漸盈此所謂轉禍爲福者也○有生赴試其寓之對門有指揮之女悅生姿貌使婢通意期是夜相會生懼累陰德力辭之同寓一友素無行乃僞爲生赴約適指揮歸見之大怒拔劍殺之及榜發而不去之生中元因曰使我若往已登鬼錄矣夫一正一不正不惟功名立判抑且性命攸關毋見此輩往往以身狗之則亦何益而欲爲此耶宜各濟省矣○餘干陳生善醫有貧人病怯幾危陳治之痊亦不責報後陳薄暮過之因留之宿其姑與婦議令伴宿以報恩婦唯唯夜就之曰君生妾夫此姑意也陳見婦少而美亦心動隨力制之自語曰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可

不可遂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二字于桌最後幾不能自持拍案大呼曰不可二字最難推窓露立于庭迨明乃去後陳于入試主者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可挑燈復閱再棄之又聞連聲呼曰不可不可最後又閱決意去之忽聞大聲呼曰不可二字最難連聲不已主者因錄之出榜後房師問其子子不知也子歸語其父父乃言之後其子隨成進士姚龍懷曰嗟乎不可二字最難誠難矣哉旅客臥帷帳之間美人耿燈月之下漏長獨宿境冷情温難矣哉添有三魔眼光落面妖態攢心骨熱神飛烟騰燄熾是謂火魔慾根萌動任督潛開如溜欲決是謂水魔水火相烹形魂互盪如輪不息如環無端是謂風魔三魔者三關也斬三魔過三關無他有慧劒一焉曰忍而已矣堅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儻不吃虎餐渴

不飲酬酒陳生之初曰不可也忍之說也兩開奪刀。血流不解敗軍奪路中箭不回陳生之連曰不可不可也堅忍之說也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毒矢着身英雄刮骨陳生之大呼曰不可不可二字最難也狠忍之說也經云視老如母視長如姊視少如妹視幼如女又云姦人婦女者必得惡報嗟乎敢不忍乎哉敢不忍乎哉○太倉陸公容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曰風清月白夜悤悤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謾明託故去過幾日有家書來乃其父夢郡守送旗匾鼓吹甚盛匾上題月白風清四字父以為月宮之兆作書報公公益悚然是秋中式即聯捷仕至參政陳生連呼不可不可以勇勝陸公紿疾改期以智勝較陳生更省力矣紿疾而信必非莊語題詩而行絕無腐氣如此美少年亦何嘗不風流蘊藉也乃世人必嗤之曰腐又必自解曰何傷天下人飲何傷二字之酬者豈少哉○曲全一婦女節徽事張文啓福建人與周某避寇入山穴中有一美女先在焉見男子至倉皇欲去張曰去必遇寇吾等誠謹人亦避寇來此決不敢犯中夜周逼汙張力止之及旦張與周出山揆消息意在挽周以出使此女安處也已聞寇退遂同村老至穴中女因言父母姓里張急令村老送歸未幾有黃姓者厚賻奩具納張為壻及合巹之夕觀之即前避難女也後生二子登第○汪一清漳岸生嘉靖末年遇亂被獲見賊執一婦人乃同學友妻也因紿賊曰此吾妹請無汙以待贖否則與妹俱碎首若曹何利賊併汙與婦閉一空室中晨夕相對月餘不趨

邪念後得贖歸同學友且拜且泣曰達旦之義僅見于君矣一清後膺顯擢○萬曆戊戌科狀元趙秉忠之父某作邑掾有襲蔭指揮繫寃獄趙力出之指揮感極愧無所報請以女奉箕箒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強之又搖手曰使不得畢竟不從後其子主公車塗有撫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千功 終身守不貳色戒

增註 理內政者有主有輔禮亦許之但置妾不宜過多耳能于妻妾外終身不犯淫戒雖不可云不貳色然不婬之德諒鬼神所必許應准記三百功

徵事 林增志温州人慕善持戒萬曆丁卯十月間夢覩天榜見己名在第十名下書不殺不淫之報六字戊辰果中第十名

○順治己亥崑山徐殿元立齋得第之初有一人自以其事禱于城隍神祠因止宿焉中夜見神衣冠赫奕升座而臨喚其人詢之曰汝知徐氏中元之故乎徐氏累代不婬久有積行上格天心今日鳴甲之發持其肇端耳功名雖秘彰報昭昭與汝悉之世之冒然於萬惡之首者可以悟矣言畢即呵導去其人謹識而廣傳之後健菴庚戌科彦和癸丑科同胞鼎甲聯翩繼起不淫之報科名如是其盛云

三百過 破一婦女節

淫室女加倍論 徵事 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謂狀元及第不足爲難乃屢上公車皆不遇聞葉法靖有道行往叩之踰數日葉告登曰汝初生時賜有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宰輔因汝鄉薦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不諧而惡念熾張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又

侵兄李豐屋基，至訟于官，又展十年，降第三甲，後長安邸中，又活一良家婦鄭氏歸來，又盜鄰居王騭女慶娘，嫣惡不悛，祿籍已削盡，登無以對，未幾死，子孫遂絕，顏光衰，日吁。李登所謂梏之反覆者也。夫祖宗積累多年，方纔生出狀元宰相，而乃戕削如此，辜負天恩，辜負祖考矣。且其歡樂勢要，視甲第萬不及一。而竟以活橫少少許喪安樂多多許哉。嘻。狀元宰相，數百年中僅見二三，而為此戕削，遂盡，況他人星命萬不及李登，而造業同之。吾恐司祿神未必僅降甲以示罰，而猶展期以待其改也。危乎危乎。令人才高學苦，而竟困窮以老者，宜自反照生平，曾有此種罪業否。○張安國有文學，而無行檢，活其鄰女，致女箠死，安國應試，主司奇其文，欲取作元，忽閒空中有人叱云，豈有活人害命之人作榜首者耶。主司忽仆于地，及甦，起視其卷，已裂碎矣。後主司呼安國告其故，安國愧恨而死。○宿松令朱公維高，巳酉入江南內簾，取中一卷，夜夢一鬼謂之曰，此人有陰惡不可中。因手書一活字示朱。次日呈卷，朱偶忘前夢，主考見此卷大加賞異，忽以筆抹其篇中險阻二字，朱稟云，中卷內如此字類者甚多，似不應抹，主考亦悔之，命朱洗去，及洗而墨迹漬透數層，忽憶前夢，遂擯之，吳君履聲係朱公本房，為述其事。○賈仁五十無子，夜夢至一府第，一日生青祠，仁因叩求子嗣，主者取簿視之，謂曰，汝曾姦一良人妻，欲求子嗣，何可得也。仁一哀懇曰，小民無知，乞容贖罪，神曰，汝既改過更勤，十人不活方可贖罪，再勸化多人，則有子矣。仁醒，痛自改悔，因廣勸世人，有感而化者，後舉二子。

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於此可以益信。◎以勢力

占人妻女 附錄

謂友顧某曰。吾神魂恍惚。似有祟憑。欲依僧某以懺宿業。顧曰。可。乃偕僧往視之。忽發狂曰。吾含冤三世。今始得汝。僧問有何讐恨。曰。吾前生是其屬將。姓姚名洙。他係勳戚。姓徐。瞞妻少艾。着吾領兵出征。陷于死地。圖占我妻。妻自刎。一家骨肉星散。他後死于忠義。我未得報。再世為高僧。又不得報。第三世為宰相。有政績福祿神護之。仍不得報。今世又該有科名。候三十餘年。近因渠有惡業。削去文昌籍。纔得下手。言時恨怒不已。顧曰。冤讐宜解不宜結。曰。我恨難釋。不相饒也。◎

壞一女婢 徵事

支竟顛踣而死。

婢嫁人。恒多汚壞成疾者。後于女死喪殆盡。以官事破家。屢受官刑。中年備極困苦。寒無衣。饑無食。屋無茅蓋。疾病無看視者。死之日。棺槨無措。蚓蟲遍體。見者無不慘然。

百過 姦僕婦及婢 徵事

從未得花。康熙己酉將往句曲。錄遺。忽放一枝。則並蒂滿枝。凡百過。則百過並蒂。鳳陽諸生江某家有小池。植荷。其婢于房。婦弗禁。遂私焉。晨起視花。則已折矣。詢之。即此婢也。父母悵甚。生夢謁文昌帝君。已名已登天榜。帝君忽勾去。涕泣拜禱三度。麾下心知不祥。業已束裝。快快就道。時簡文宗錄取甚公。鳳陽府學遺才。舊額三名。赴試僅有三人。而生獨黜。三次大收。卒不錄。亟涕而歸。○憲副項希憲原名德棻。夢已為邳鄉科。以汙兩少婢被主科名神人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六名為項姓。中二字糢糊。下為原宗。傍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易

名夢原壬子中順天三十九名已未會試第三名共疑夢中名次之爽迨殿試爲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甲數之恰是第八也蓋鄉會榜紙皆白殿榜紙獨黃云○施愚山曰余嘗書誡子弟曰淫之作孽甚矣哉淫寡婦及處子者罪與殺人等今舉世習不爲怪者則挾妓奸婢二事可爲心痛大昵狎邪者謂風流雅事既酬以金婦不爲害且無論破家損德能保妓不孕乎孕而產則已之子女媚矣予在京師聞一孝廉狎張氏妓生子妓知爲孝廉種也人皆笑目爲龜兒孝廉羞不肯認悔恨無及是父子相失也至賊獲婦女多被凌逼與主人薦枕席以爲分因應耳試思此輩皆良民或以貧窶身得金無幾或因宦勢投充未得身價既役其身又亂其妻女作何消受及亂而生子則淵主爲僕使其男事我之子是兄弟相主僕也萬一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已之子姪復亂之是兄姊妹相姦也聚麀宣淫廉恥一喪後遂不可窮詰嗟乎今有人于此罵其子女爲娼優賊獲者必怫然怒攘臂而起矣以淫色故乃使祖父相承之血亂自我而亂或淪爲娼降爲僕隸晏然不自知也豈不傷哉又況淫爲禍首發將無已或主人狎比狡童多致閫範內亂吾願後人之刻骨誓肌共圖湔濯也

◎謀人女作妾婢謂其不欲而設謀強之者徵事

山東某生赴省鄉試臨場之久其僕忽死暫閉一室出場歸僕已甦曰我與巡兵相識得隨入貢院耳聞家主已填中第幾名且見中者皆有紅旗家主亦然同舍生妄信之因置酒爲賀其僕自以報喜之功欲求家主中後爲之娶妻生漫應曰汝欲何若者即娶對門之女何如蓋其女頗有

姿色僕謙讓不敢生日吾中後何懼其不送納乎明晨輸二塲僕又死難而有怒色日家主不中矣驚叩其故日見官府點簿玉第幾名即家主也忽云某未中時已萌造惡之端令吏改填趙某家主入塲已不見紅旗同舍生咸疑惑未定榜發第幾名果趙某也房師袁原卷送生七篇圈滿不意第三塲爲燈煤落槿燒去半葉不可呈堂抽落卷補之生懊恨不已萊陽宋荔裳先生口述生爲先生同里故諱其名按此一事則一念一言不可輕發矣況謀之乎

五十過 受觸一原失節婦 附錄

發明 犯此過者必并犯三百過則頃刻間積四百過矣善之積何其難惡之易乎

◎欲染人家婦女以言色調戲

牽人入罪門

◎不能節慾致生危疾 發明 天地細緼男女搆精聖人不教人絕慾而教人節慾寡慾延嗣延生兩得之矣若恣縱過度耗精散氣厄贏多病與死爲期昔人比于丼餐毒藥而戲猛獸之爪牙良爲痛切○司空圖詩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呂洞賓詩曰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伏劍斬凡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

◎縱慾墮胎 徵事 舒州王堯臣室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母設醮懇禱家祀眞武頗虔是夕人作神言曰此女前身爲藥婆貨賣毒藥爲人打胎化爲蛇矣禱無益也拔墮胎必受內有貴命亦被枉殺上帝震怒腹中蛇相已具不日孽報然非縱慾平人豈爲之乎

三十過 士庶人妻已生子而復置寵妾。一人爲三十過。以婢作妾者同

若因妻有病爲養而置妾者免過。**發明** 桓寬曰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妻。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或庶人而僭于古之諸侯大夫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老死無匹。**徵事** 張寧晚年無子。禱于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隲耳。寧悚然其言。察不願留者。即日遣嫁焉。**廣義** 按功過格此條。罪其不能制慾。而列爲二十過。特以理而論也。若以情以勢而論。則且有無窮之過存焉。蓋男女以配。雖賤貧而各得所願。強抑爲妾。已違其本情。而所最不堪者。常有以少艾而事老夫。以嬌柔而遭悍婦。賈恨啣悲。鬱鬱求死。遭此孽者。良可憫也。要其所自。則以一人之不能制慾而然。至妻妾之間。訴詈相爭。中毒之事。醜穢莫掩。究極言之。患非可以一端盡耳。爲過雖小。而揣情酌勢。有不可以輕爲者。則吾願其且已也。**附錄** 江寧庠生郭亨已卯入場。未放榜時。其友楊生謂曰。我近夢入陰府。知君該中五十七名。汝家一婢爲汝收用。受氣不得。其死屢來赴告。以此除君名。唐時曰。楊生曾爲予言亦如此。予問郭。郭曰。某初聽之不信。及領卷出來。此番本房看得甚好。乃大愧悔焉。噫。郭君一生忠厚。予所知也。只因此事不慎。遂誤功名。少年戒之。愚觀士大夫家留婢而貽殃者。往往而是。姦污之條。則爲百過。留之作妾。雖僅爲二十過。而實有重焉者矣。是不可不知也。曾聞辛卯浙闈舉子有姓徐者。其叔場前夢神祇會集。考檢中式諸人。首名爲鍾明。有一女子愬冤中座者曰。是不可用。因訪求補此名者。則聞曰。盍

以孺子代之至第十幾名乃其妊也醒而識之以報于姪姪素與鍾善因詢鍾生平知其家有婢懷娠爲主母不能容赴水死鍾君常以此不安于心聞夢驚駭揭榜徐果中所爲孺子者則解元余恂之字也鍾歸亟爲禮斗懺罪主母卒不免尋卒鍾君由是力善不怠次科甲午仍中解元逝此事者謂與得夢之人同爲貿易知之甚詳叔姪名姓鑿鑿余聞已十年矣今追憶之下竟忘其名與郭君事相同并附誌焉

十過 宿一娼 附錄 餘于民張某商販金陵寓旅店有婦稱鄰居與張通焉久之張察鄰居無是婦疑而咨之婦曰正有相託妾非人也有楊樞者非君里人乎曰然婦頓足齧齒曰此天下負心人也妾乃娼女穆小瓊少與楊歡事妾曲意無所不至爲誓盟迎接歸生死相保妾以篋笥歸之癡心守盟久無耗息聞已別娶矣以是嘗恨而死此店即妾故居欲附君歸舟察楊新婦若何張如語既至別張適楊宅楊悔顏光喪曰楊不肯娶娼女貞性也特無奈情濃時盟誓先結耳穆作鬼亦復不貞而以守誓責楊尚所謂婦怨無終者非耶君子慎不可與此輩作緣也

五過 評戲一美色 增註 談論者無心之過評戲者有心之過 ◎與優童家僕淫褻非禮

三過 見美婦女起一染之之念 即禁制之者免 微事 貴溪某生雅善天師張眞

人屢試輒困、丐眞人表章查天榜、聞神語曰、此人分當科名、以盜嬸故奪、起語某生、生曰、無有、遂申牒自辨、神復批、雖無其事、實有其心、八字、生愧悔莫及、蓋少時見其嬸殊色、偶動一念故也、增註　愚按此條列諸三過於私意、竊有未愜、嘗試想度人情、見美色而遽起汚染之心、非無忌憚之小人不至此、若夫見美色而動、而不能制之、則或推測其燕私、體求其情事、津津于志慮之中、而過惡已甚、豈必謂求快于已而欲染之也哉、○慾海迴狂、集有云、遇嬌姿于道左、目注千翻、逢麗色于閨簾、腸迴百折、幾容俗媚、偶然簪草簪花、旋作西施之想、陋質村鬟、設或帶香帶麝、頓忘東婦之形、數語可云形容曲盡、然亦祇是見物欣悅之情、不當拘定謂欲染之也、夫誠有欲染之心、則必非三過之可盡明矣、觀貴溪生之冥罰、如是其嚴、而謂倫常外之欲染者、其過遂輕之甚乎、循例而推、彼有是心者、當准言色調戲條、以百過律之、即令稍減、亦當在五十過、想蓋膺揣而知其然也、○與婦女相對、任意戲謔、一言三過、增註　謂無心者、若有心、則犯百過矣、○私窺人家婦女、一過、展轉一淫念、一時一過、增註　上云見色起心、指有別發明　猶念不除、既有損於德、尤有傷於命、一身之精神有限、而慾火焚燒、煎熬易竭、精神不克足於身、遂至窒其聰明、短其思慮、有用之人、不數年而廢爲無用、而且疾病纏擾、勞瘵可憐、近日少年、犯此病者

往往而是。蓋不必其常近女色。只此獨居之時。展轉一淫念。遂以喪其生而有餘也。○程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張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久之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邢和叔言。吾曹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謝上蔡云。色慾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方勝任得。若被嗜慾沉溺。則嗜慾吾之仇敵也。蒲傳正知杭州。鄉老有李覺者來謁。年已百歲。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問其攝養之術。曰。某術至簡易。但絕慾早早耳。包宏齋年八十八。以樞密登拜。精神老健。貢似道問之。意必有攝養奇術。包曰。予有一服丸子藥。乃不傳秘方。似道欣然叩之。包徐曰。鬬吃了五十年。獨睡九浦座大笑。真空禪師曰。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謂之內生之欲。二欲綢繆。染着皆能消耗元精。黃庭經曰。縈守精室毋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道書曰。人生慾念不興。則精氣散于三焦。榮華百脉。及慾想一起。慾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輸瀉而出。可惧哉。孫真人衛生歌曰。莫教引動虛陽發。精竭容枯百病侵。歷觀諸語。當知淫念之不敢不屏絕矣。人即不必有志于事功。孰有不愛及身命者乎。

遇婦人留盼 發明 拔萃 跡君見美女子。必欵視之。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返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此言深可儆省。今人妄謂玩花賞月。何妨之有。功過格何苛條至

此不知吾人惟此念頭最難清淨惟聖人可聽其自然犬賢如顏子聖人尚教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則知何人不宜用防閑之力古語有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之謂也嘗記明道伊川同赴一友人席座中有妓明道談笑如故伊川竟夕不飲酒隔日猶鄙然介懷明道笑謂之曰昨日座中有妓我心中却無妓今日眼前無妓汝心中却有妓後人咸謂伊川之語未及明道是說誠然然吾人寧學伊川不可妄擬明道先輩講于兩句題曰非聖人必不可見非賢人必不能不悅識力最透○聞人說穢事津津得意○喜聞人家婦女美醜喜談者同○不係邪淫而非其地非其時○私買淫書淫畫百錢一過

貨財 修身之六 視論

貨財以貪於人爲極惡吝於已者次之要之甚吝者必不免於貪彼惟限於才抑於勢而不敢爲豈謂有餘足哉抑又有不貪不吝而財帛往來不能分明屢求於人積債莫償是亦品節信義之大玷也讀是格深嘆其訓誡之意蓋甚嚴切矣○胡振安曰財者養生之具也重生故重財然財之所在而義存焉重財又每輕義語云金以火試人以財試誠以利令智昏喪敗所守財之一關最難打破也誠能臨財不苟了然義利關頭則貪念自消慳囊自破爲仁不富爲富不仁正天理人欲之界於此辨之明而守之嚴未必非入聖之門云○施愚山曰人生大小過惡不可勝數少壯時第一在婬而其淪肌浹髓至老彌甚者莫如貨財一節貪

心所使機械百生。感應篇爲貨財設誡者屢矣。而總不出於滅人自益一語。是非必惡人爲然。庸鄙之流。自利之心勝。輒不能無犯焉。慕善畏惡者常當以自省也。

二功 借人財如期而還不過時曰 發明

借人之財。烏可不還。既還可以再借。此亦人人可勉能之。然而其念則已誠也。故功過格即以一功許之。 附錄 楊封翁爲人忠信不欺。業商淮陽。一日有陝客以千金寄翁處。三年不返。翁將金埋花盆中。遣人訪之。木商已死。翁呼其子至。以金與之。曰。此汝父所寄也。其子叩謝。携金去。後子溥爲太師。○何炬號介菴。輸粟塞下。得官。病革時。指橐金曰。此王威寧物也。還之。死不恨。後卒炬騎載如滑王駭曰。今世乃有爾父與爾爲子者。分子金與之。不受。王後起總制。乃檄炬。將以相報。避不就。子城舉嘉靖壬辰進士。官翰林。遠近皆推爲德門焉。還人財不特爲其易者。更當爲其難者。若此兩事是也。

◎不應得之財。可取不取。百錢以內皆爲一功。 徵事

漢王恢詣京師。逆旅舍一書生病困。愍而視之。生曰。我當到洛陽。驟得奇疾。命在須臾。知公長者。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葬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恢竊金一斤。營殯葬。餘金置棺下。入無知者。後恢爲亭長。有馬驛入亭中而止。是日大風飄一繒被。墜恢前。恢白縣。縣以歸恢。恢後以事乘馬到洛陽。馬奔舊舍。主人見之。問所由得馬。恢言狀。主人怪一日。此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君致此。必有陰德。願以告恢。乃言營葬事。并其形貌。主人哀久驚慟曰。是吾子

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病發荷君大恩夫故以馬被駱君德耳從牠遷葬餘金其存厚謝遺牠牠讓不受自是知名舉於朝累代簪纓不絕○宋兵部員外郎李約江行與一商何姓者舟相次商病革邀李相見以後事為託又以夜光珠一顆遺公公諾之明日商死舟人多覬覦公悉籍其數寄官八莫敢動殮商人時暗納夜光珠於棺後商家屬來乃請官盡付之公福壽綿長子孫貴顯○崑山陳氏有叔姪兩封翁隱德並茂叔號古逸嘗泊舟丹陽河下暮有女擲金數錠蓋女有約而誤擲也已知其誤遽入掩門明晨起訪其家見商與主相爭蓋金係商物屬主欺負耳古逸即慰曰金固在弗失某夜起如廁見盜踰垣出將執之盜擲囊去為是停舟欲訪實奉還即入舟取付姪號新安常以二十金買民房屋主已還所拆移他所起檻得銀三十兩急呼其子以券還之曰爾因逋重不能守業今吾得爾父藏金義不敢私除券上二十數尚有十金可作農本安居樂業吾自另覓他房一鄉義之○東山劉公為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公然取去以充囊橐相襲以為固然公初至發庫藏適前任有遺下永盡將去者庫吏以故事白云不當附庫簿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時誠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銷毫無所取此與趙清獻自呼趙抃不得無禮彼色此財同一不遠之復云

附錄

留餘堂指案云四川資縣張御史語其親鄧給事曰予巡按雲南日丙夜獨坐有緋衣神至前曰某為公守錢神待公久矣予問金何在神指座

下示之果見白金布地數當千兩因語神曰御史豈得攜此爾能送我家否神曰不難但要鄉貫帖耳遂寫焚之神亦隱比復命有同年某託薦一官強納二百歸而夜禱前事神復至獲八百兩問何以減三百神曰某同年金是也悚然愧謝嗟乎人之好利無厭者爲貪多耳若然則張公納同年之金又加以守錢神之所送使當湊成一千二百兩矣奈何明增暗減如江畔沙洲東長西塌者耶凡爲官者前世必有功德今世必有福祿脚根所到必有守錢神以供之然而不聞丙夜相見者何也蓋人多性急手癢遇財即攫其同年之金不待納於復命之後且所納者又不止二百金已也則守錢神亦豈便以赤手空言相見於燈燭之下哉不特此也人雖極清極高至窮至賤亦莫不有守錢神以供之清而至於苦行律僧臨終必餘一孟一衲窮而至於臥街乞巧死後必餘一碗一筯皆未有無所餘者也生時赤肉條條絕無所帶而來死時業識茫茫定有所餘而去然則人一生之財足供一生之用明矣強取妄求將毋爲錢神所姍笑哉○迪吉錄云盧懷慎貴爲宰相清苦自守有士人所不堪者疾卒夫人以爲必復生也未斂或問其故曰張相公說家累巨萬今尚享福豈相公之清節而遽天天年乎既而懷慎果甦謂妻曰我非張君比彼地下有鑄錢鑪而我無有分止此矣遂復逝夫懷慎始終於貧是固命矣然張公二子皆不令而盧公名德載世微杞之罪貫盈則報猶未艾也豈非積厚者宏施歟使貧焉若何曰命既無有雖貪何必不以賊敗也即使倖獲而損已之祿秩墜于孫之福德爲償多矣又范文正公微時極貧嘗得地埋

金而不取也。已而爲相歸有求施造寺者。欲出前遺金付之。則無有矣。只有契並書歷仕祿入如其金數。然則廉貪所得。均不越應分中。而順者遲收之。逆者捷得之。究竟之罪福。若胥壤焉。人宜何從哉。

誤收假銀雖本質未露知之郎棄不行使

一功 徹事 迪吉錄云。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嘗委僕椎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僞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與人。尚可得二千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不少動心。其家暴貴。宜哉。○宜山馮俊爲舉子時。以所貲路費百金。易土物入京。將求什一之利以自助也。行至山東折閱頗有息。盡市之。次日細視其銀。皆銅質物色。其人計不可得取假銀悉投於河曰。無陷後人。也。同伴相助至京。遂登第。累官至都御史。有故人子爲屬官。以墨四挺餽公。公曰。汝所餽墨。必佳。自取研之。覺太重。驗之則皆金也。大怒。即以投之。幾中其面。益其志操如此。

三功 收取田租入能諒情通融

每戶一次爲三功。 附 錄 崇修指要云。人家耕種多出於佃人之力。固當以佃人爲重。東作之時。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有虧。早爲除減。蓋我衣食之源所資。不可不情意相通也。 徹事 衛立禮祖父皆顯仕。絕無貴家氣習。布衣菲食。常誡其子曰。汝不躬耒以耕。彼佃人汝藉之食。宜與以恩。宗有縛佃以督逋。寻解而去之。逋亦終不負汝。識之。至正甲子。忽曰四月九日之夕。吾當逝矣。我平生無以過人。僅不忝所生。父書具在。汝讀之爲君子。毋失德。

我世胄。又毋狥世俗作浮屠事。懷我家法。至期沐浴而逝。高風邁節。載在志乘。戒子之言。願有田者共佩之。○陸平泉先生。好行方便。至老不衰。待佃戶尤加厚。每誡其子孫。及其僮僕曰。農夫歷盡四時艱苦。方得有此秋成。不可不深體恤。收租切勿用大斛。看米色寧寬一分。凡遇水旱。多給工本。不責其償。多間免荒米。務從厚。凡佃戶有獄訟。有疾病。必多方周護之。五旬免壽米始。加爵則又倍。免六旬以後。凡得一孫即加免租若干。故。陸氏之佃戶。家家溫飽。陳咸卿曰。嗟彼農夫。終歲勤動。無時得暇。合家勞苦。無人得寧。一遇水旱不時。竭盡手足之力。固無論矣。憂思孔迫。肝腸寸碎。質典無物。稱貸無門。工費難求。忍飢厚水。憂勞并集。疫癘踵生。一至秋成。其歉收者。若不待言。即幸有收。而還租還債。以後室中依然懸罄也。然則富貴家。最宜加惠佃戶。彼竭力養我。而恐重困之乎。

王文肅公。每夏必載家人遊各莊。以觀力作之苦。申交定公。每冬常有破格之惠。以及鄉農。諸尚寶景陽聞佃戶死喪。必涕出而助之。丁清惠公待佃戶如父子。佃戶無不富庶。四公皆得平泉遺厚。先曾祖龍江公。刊字於租斛云。出此斛。尺此斛。願我子孫世世守著為規。凡子孫發科發第者。每畝免米五斗。彼吳下虐害佃戶者。往往天亡立至。且生前良田幾千。而後嗣不留寸土。厚薄之報。較若列眉。莫謂弱肉可欺。而以迫脅為快。且縱虎狼之僕以殘我農夫也。○諸晉三日。世之通物情者。亦嘗識農之勤勞。亦嘗識農之貧苦。平居亹亹而談。以為當加憫念。及至收租。則惟恐不多取升合。竟若不知民情者然。無他。慮已之用

度不足。則有不暇顧人之困若矣。豈知我有用度。彼獨無用度乎。惟當節省已之用度。稍爲佃人之用度。彼地。則雖爲惠有限。而仁心無窮。且。令。佃戶樂業。則田可肥美。租無虧空。常年收取不致費力。何嘗不便益也。若竟刻剝佃戶。毫無通融。佃窮而田亦壞。產業多者每受有田無佃之累。則安可不思所以惠養之哉

◎遇財物有失。澹然安於命數。絕無悶懷。些小物爲甚者。能無悶爲十功。

敦實人有非意侵加。默受之不辨。退亦不復以置懷也。溫公得其相成者不少。平居謹于財。不妄用。公爲小官時。夕遇盜。笥中衣盡亡。天向寒。無纊絮。頗嗟嘆之。夫人笑曰。但願身安。衣可復有。何介意爲。公爲之釋然。

微事　司馬溫公夫人張氏。和柔

五功

路見重寶遺失。必守其主還之。於可取不取本功外。加記十功。值十金以上。加記五功。值百金再倍。則加功亦再倍。若關係人性命。又准救人命例加功。

微事　秣陵西門同子哈九開飯店。有一江浦人。將田當銀五十兩。納粮過此一飯。遂遺銀。哈九見之。恐其情急。盡命追至江頭。此人方候船。得銀大喜。願贈其半。哈云。我欲得汝之半何不全取。其人叩謝去。須臾渡江。見大風浪中覆一船。其人恓惶。諭以救人。凶念。哈九還我之銀。出自望外。何不將銀做些好事。急呼衆漁船。有能救一人。謝銀五兩。漁船爭赴。船中有二三十人。止救得一人。間之。則哈九之子也。○靈寶許氏。中州大族也。其先許翁家貧。偕媪于通衢結草舍。織履賣飯爲業。一日群商至。時方盛暑。解鞍盤薄。飯罷各驟去。翁得遺橐。發

視或黃金或白金皆封識有數十甚翁謂媼曰誰家兒竦虞至此雖然吾妻人不可享非所有且客致此金良苦必俟之居久無過而問者翁與媼坎地瘞橐堅待不去後十年有客至徬徨顧視若有念者飯後忽大哭翁問故曰我前於此失千金以是恚不還里今十年矣感時觸序故悲耳翁曰有是哉強宿其家杯酒解慍客遂止是夜翁掘地出千金橐奉客客大駭翁曰子故物也待子於此十年矣解橐視金封識如故客感涕曰世安得有是人雖然必酬翁半翁笑曰我不取千而取百乎且盍不取之十年前而取諸今日乎卒不受客激切無以報以數十金於各招提禮懺告天彰翁德自後數月有道者過翁曰此數百步岡頭有吉壤葬之累世貴顯吾重翁德故以相告因拉翁詣穴所指示之未幾媼卒翁遂葬焉翁後亦

客其地越數年翁之子生孫曰進官至吏部尚書謚襄毅襄毅公生子六人長曰詔舉鄉試次曰誥戶部尚書曰讀吏部尚書曰詩工部郎中曰詞郡太守曰諭兵部尚書議者謂明朝仕宦之盛無若許氏云○

宋澄字源潔嚴州人家貧力學一商遺金於廁為僕所得適公倚門見僕有急遽狀詢之知其得金公曰人有橫財必受災殃切勿匿也僕見一客倉皇來入廁旋出淚汪然公問之商以實告遂還之願以半為公壽公賦詩謝曰寂寂閉居茹菜羹每於先哲步芳程鶉衣不改西河志飲寧辭陋巷情莫謂黃金增壯色恐教白鏹累家聲滿門清白君休笑且守寒氈樂此生是年登科孫宋賢官至大司馬

黃義每見善書所載事應如私奔不就及拾遺還人二者累累登見輒皆獲報甚捷蓋色慾貨財乃人生刻骨之毒兢

毓自持恒易失足顧能斬盡私欲獨衾不愧此非一時意興之所爲全本至誠而出之雖一事之微而實足以動天地格鬼神大不等於尋常善端已也陷人大慝莫危於色財彰人實行亦莫顯於色財功過格之特列兩條誠重視之哉

十功　量衡斗斛出入一樣　經一年爲十功商賈加二倍

徵事 周才美爲子娶婦見其悅求去曰翁所稱尺各兩等諭多入少出婦不家人謂是妾所生恐被玷累才美悟乃曰依汝言及今改之未晚也婦問用此幾年矣曰約二十餘年婦口如必欲妾留當反用欺瞞之數才美許諾後生二子皆登第○宋琦號朱

梅父竹居翁命理家政以內姪孫朝敬佐之嘗啜魚羹朝敬曰今日魚羹可添食之琦問何故朝敬曰我一近置一衡斤羹五兩償如常而魚有羹琦默然輟食起趣使追漁人償其直徐索衡折之曰我羹即彼不足柰何遣此隱孽哉子論孫毓俞毓武相繼登科第

三十功　與肩挑者些小買賣俱從寬厚　經一年爲二十功

徵事 唐狀元父見門首往來之人持物求售必依其討價與之家人咸謂不值翁曰彼終日奔走衢路良勞苦矣不過欲少得贏又爲餬口計吾買其物無幾稍稍浮價詎損於我今彼多得幾錢一家盼望係焉必求便宜作家之道儘不在此也售物者服翁德必奉善貨干唐翁蓋純乎仁者也彼其念慮之間爲功不可勝算今

如格中之語亦僅求其勿太私已。勉循恕道。則已有功可記習而熟焉。又何能量之哉。汗錄汪公一麟以知州陞刑曹。給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鐒修船北行。修完。公携家登舟。見緒治堅好。問鐒費幾何。對以十兩。公度所費必不止此。密換各匠細查。實用過二十兩。問鐒何以不實言。對曰。官府事賠費固常例。不獲罪幸矣。何敢白也。公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柄。畧三勉二物值四兩有餘。喚鐒曰。吾知爾賠十兩。今以償爾。鐒勉受而退。夫人語公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其勞。可耳。公面發赤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噫。昔賢之肯從寬厚輕於貨財也如是。◎遇一利端旁人贊助守正不從。袁黃明分定錄云。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從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哉。○高忠憲公家訓云。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墻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為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邵子存為其尊人營葬。聽其伯父之言。求助當事。司道以下皆致賻。魏莊渠先生貽書責之曰。令先公正人。汝為家嗣。必也執禮遵義。使死者有知乎。生者不愧。死者一念安。乃可謂孝。今不死俯狥俗態。令先公難瞑目矣。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煦沫我。汝自猛省。若此。得毋為賤丈夫乎。義助一事。汝今頗悔否。一則遮沒了朝廷厚恩。二則壞令先公清德。三則汝還要做人否。官府切不可輕以事干之。汝自猛省。他日

做官。把朝廷公法來做私情。心下還過得麼。大巡聞是令先公門人。汝若不能自持。瑣瑣有所請託。則汝決不成人。令先公不享汝食矣。附錄康熙五年永年縣舉人李司鑰以妻死抵償監候一日聽讞過市中忽奪屠刀自請城隍廟戲樓上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朵即自割其兩耳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詐人錢財令去其指即去左手二指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奸淫人婦女令割去腎囊即割擲於樓下當即昏迷家人擡回事見邸報施愚山日聽信鄉黨是非詐人錢財凡有才有勢者皆當猛省增注愚雜觀諸說而知白文所云利端當分三等居間賺錢一也情面打抽豐二也最下則詐人矣益有機可乘易於濡染況復有贊助之者於此能視利若汚正有大毅力在

三

三十功　商賈與貧士村民交關買賣一公平得值少浮便知足不討便宜

經一年爲三十功發明既爲商賈不容不以求利爲心然格中有云受值知足一念一功則知求利者未嘗不可隨在積功也且在富室大家即稍稍多取之未爲已甚若貧士村民其識易欺其情堪憫此而惟以占便宜爲欣然得意人則何辭天其加怒矣功過格特設此條所以勸阻人之貪心意良切也交關之際盡亦審量其人而留意焉徵事唐李珏廣陵江陽人年十五即受父傳販糶爲業每石惟取自然之利少許以資父母淡泊無求衣食自足忠厚乎於人心雖者盈戶嘗授之升斗令其自量入亦莫欺之父嘗嘆曰吾生平不易升斗亦自以爲公矣觀汝所爲更不可及每

貧者破例免息。又冬則免寒衣之息。夏則免暑衣之息。歲以爲常。想天佑善人故命神擁護耳。令大嘉獎。直指聞之。爲旌其門。○莆田有朱上舍家巨富。每糶時。或有糴多石者。或有糴少石及升斗者。上舍每於糴升斗者。雖時極寇恇。亦必撥寇與之。人問其故。朱曰。糴多者有餘之家也。非轉販求贏。即家可宿飽。若升斗必係窶人。立需饗餐者。我若遲延。家必受餓。故爾獨先耳。人服其德。觀此而知求利者。苟稍存體人之心。即是陰功所在矣。

◎不受一爐火丹術　徵事　范文正公少貧依睢陽朱

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呼公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其所成白金一斤。納公懷中。公方辭。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公爲諫官。術者子長。呼告之曰。而父有神

見汝收貯適時。價值自興。湊合來者綿綿。生計不匱。豈非天人胥助耶。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宰相李光堂金牌首列李珏守長尺餘。視之甚喜。有一童出自石壁。珏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部民也。珏迫旦遍訪。得遂輿致之。詢以平日得何道術。列名仙府。翁辭不知。珏固問。具以販糴對。珏賛嘆不已。爽然若失。後翁壽百餘。卒三日。棺忽開視之。蟬蛻去矣。○儀眞縣金翁開典鋪於鎮。嘉靖初年。江寇橫發。劫掠富家。殆盡。獨金氏鋪無恙。有司頗疑其與盜通。及寇被獲。詰其何故不劫。金姓云。幾次往劫。見屋上金甲神無數。故不敢犯。官猶未信也。呼地鄰詢之。皆曰。金某實係積德。各典出輕入重。彼出入公平。估物甚寬。限期更遠。且訪知親鄰之老而

術。昔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鼠於佛膊中銜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法鍊月餘。八見其夜屋有光。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自是不復鍊。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百功

生平於交易往來。公平畫一。不占些小便宜。

嘉善 徵事

丁清惠公改亭厚德事不可勝紀。其置產尤足師法。遇有賣者。必詳訪來歷。或有兄弟交爭。親戚相奪。及子孫不肖。鬻產者。必正色以倫理諭之。從容解紛。使其相安。賴以和好者甚衆。其確係己產者。方與成交。銀必足色。法照納官。一併交足。每置一業。必謂家人曰。人生占不得一分便宜。況奪人產。豈得產哉。樂大不相同。須曲體之。三年以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范文正三買田地。吾愧不能效法前賢。亦何忍有求弗應。一進士門生。好以刻薄謀產。公詒書訓之曰。產業將貽子孫。須得之光明。待之寬厚。斯可垂之久遠。若以產業爲冤業。非唯爲子孫作馬牛。直爲子孫作蛇蝎耳。戒之戒之。又以翦寫絕句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頭進士憨服。偶買田三百畝。內有荒墳數畝。歌家人請退還之。公曰。我得二百九十畝。利代賠十畝。根折甚易。彼已棄產。又累賠根。吾心何忍。竟不與計。又買一房屋。原主竊去裝修。公曰。吾正欲易以新者。恬弗追究。其忠厚類如此。

之處多是刻寬厚之失精明涇渭了然而務從寬厚豈惟治生抑亦通于學矣

至誠樂輸官稅 發明 李文節公家訓曰家有一替一琍一雚一綑盡化爲田无處安放給而國用供自可以俯仰天人無愧○高穉恭先生有負郭田百餘畝租入必先輸賦曰草莽中惟此爲君臣之義脫國家一旦下赦令而家無可赦之逋乃良民也

三百功 生平不負人一錢不妄取人一絲一粟 發明 文昌帝君

諭王用予曰汝家祖父皆朴謹無過自食其力從不負人故証爾一榜正嘉其能守是條也 廣義 黃陶菴先生吾師錄云黃子庸每飲馬投錢水中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勿藥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吾菜乎丹羞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宋傅欽之侍郎求介秦觀以見陳師道知其甚貧因懷金以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以出口程伊川見韓侍郎維於潁川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楪將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戒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矣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夫清者士人之大節也然如黃范二君所爲則亦近於獵名矣必也其后山乎其伊川乎 附

定菴曹先生居廣富林入城常操一小舟身自持

檜時當祭祀則親採蘋藻久之舟壞先生常徒步往來太守吳公鍼送以舟署曰采蘋恐先生不納乃令士大夫題詠戊帙而後致之先生重守雅意悵悵拾事宗廟則駕否則寧閣也年九十四將終時太守孔公輔送米一石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大人米不佳責鋪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亟乃以我故害百姓耶因手書辭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人之賜謹辭

百過貨財充積惟恐不足經歲累月不行一利濟人事

徵事 橫塘一富翁最貪而吝銀帛財穀日益充積一友勸之曰積財不散必有奇殃曷不行一二施捨善事以爲永久之計此老口應爲然俄有算帳者至錙銖悉較一惟其意僅差幾分負者求讓面赤聲厲必不肯從其友嘆訝而去後於塗中見殘疾者忽憶友言施與一文居然自以爲積功也誇於其友友極口贊之隔日爲一貧鄉負官錢憐其急引之求借一金終有難色友自脫衣與之卒爲大盜刺死○太子中舍柴餘慶有從叔居紫州日進房緡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嘗得危疾後死纔開目問其子曰今日費幾錢噫彼所謂天刑者非耶○符雅爲人樂施每曰天下財物無定今日富後日貧如轉環耳一日不施意若不快時人爲之語曰不爲權與富寧作符雅貧後官至尚書令享年無病而終

○史秉直永清人築室發土得金數萬嘆曰財者人之命也我蒙天授何可獨享凡可以周貧恤難者無一不爲之人感其惠而財益充裕時有一將病卒復甦言至冥府見吏衆持筐簏擁進皆云爲史公納財將

云史公性不愛財何其財之多也對曰上帝惟嘉其積而能散故能益其財今無匱乏後遇歲凶出粟八萬石以賑饑人未幾盜賊蜂起復散家貲以保鄉里元世祖朝特進尚書賜銀百萬壽九十六〇一富人性競直涉世多致怨唐一菴與之語曰吾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一分乃得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爲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一百十爲平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度之資棄其一以泯人怨忌之念至於假之顏色溫我話言體其甘苦乃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爲也其人悅而不德果數以事累〔發明〕陳幾亭曰諺稱富人爲財主言其主持錢帛也祖父傳業雖不可廢然須約已周人當捨處處雖多弗吝不當捨處雖少勿妄剛業不墜而德可行今之多財者皆役於財者也非役財者也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日慳日吝是名財奴〇座右漏曰財利等物世間公共原非一己所得而有你看生前積聚死後何曾帶得分毫且今生既無利澤及人來生亦無福祿到已循轉之理鑿鑿不爽慳惜自苦可發淡思〇聞鐘集曰治家最忌者奢儉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人不修體面罔恤人情待親友往往招怨賈禍待貧民無不暗詛竊罵先輩有云鄙嗇之極必生奢男濟貧乏一毛不拔供浪耗一擲千金此是天道循環所必然者〔附錄〕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買別墅於勞亭之北有池有亭有假山飛閣曲房藥欄花逕逶迤斗折粧點如畫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留酌池上酒半酣曰樂哉茲墅翁費值幾何三老曰費及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籌疏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

之易耶三老曰吾謀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
售大痴曰翁當效李德裕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
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
引觴謝之曰老悖空與兒孫作馬牛矣○蕭道成爲
相王鎮東府鬱林已五歲牀前戲道成令人拔白髮
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道成笑謂左右曰豈
有爲人作曾祖而尚拔白髮者乎郎鄭鏡攝此時道
成正經營禪代而持天位授人者其人已在其前正
如人家祖父方刻苦謀生時敗子已長可嘆也○盧
坦爲河南尉有貴家子爲惡人誘引破產業杜黃裳
責坦不察坦曰多積者必多不義如其子孫善守是
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世服爲
確論○黃明起水署筆談曰詩云挹彼注茲非惟人
事抑天道也漢平當以經術吏治官至宰相漢時宰

相例得封侯當以冬月爲丞相至春哀帝使使者召
當欲封拜當以疾不應使者召其家謂當不可強起受侯
印爲子孫受封地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
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殃及後人今不起者
正所以爲子孫也後其子平晏以明經歷官大司徒
封防鄉侯故曰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子孫所宜有
即無之而必有身所不宜有即有之而又無平當可
謂知挹注之理矣後世有貪位慕榮至老死不知止
欲爲子孫受蔭積金地者觀此可以醒矣○一清道
人積福歌嘆人只知今世財是前生福我今世財先重福有福自有財無福空
說與積福人勸世重財定有一分福德厚福自綿福厚財
勞碌若有一分財愈郁何故奢靡人乃以積福資任意恣淫慾何故驕
縱人反以積福資倘恃欺窮獨何故癡逃人聚有積

福資貧財無厭足何故慳吝入柱有積福資捨財如
割肉不肯種福田願做兒孫積留了難帶財撒了易
帶福臨時空手去徒向閻君哭惟爲世人悲叮嚀還
再囑莫爲兒孫計自有兒孫福不如省破財及早修
些福○袁了凡與陳嶺亭書曰吾輩平日辛勤刻苦
爲子孫創業者死來皆用不着所可恃以瞑目而釋
然無憾者惟此修德行義之事而已大抵人
受命于天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

五十過產業既廣不思斂約專意擴充奢欲無厭經一年爲

五十過發明耋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

徵事 法戒錄云樊知縣名毅嘗語人曰吾自鄒平歸檢校囊資白金僅五千耳黃金綵緞不過一千五司訓名輔亦嘗語人曰勿謂學官貧吾在沛縣所積俸貲并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而歸觀樊之意似以六千爲少而王以六百爲多矣樊三子兄弟不相容各求異居所得六千金買田築室悉以與三子三子乃復疑其父有遺藏輒悲怨不顧其養樊乃獨取田數畝園居一所自衣食焉未數而鬻未緡而賣應門無五尺之童客至一老婢供茶而已戚戚焉愁此其卒也不能成禮今諸孫皆零落不振矣王四子伯業醫仲掾籍司叔季讀書爲生員異食而同處養其父甚歡暮年悠悠自適惟灌花種竹爲樂客至未嘗不留飲飲必盡歡無一日不開口笑也今其叔季二子二掌教邵武一令來安諸孫爲生員家聲駸駸未艾夫樊之財十倍於王而王之受用顧十倍然則贐貨者謂身且不能終況爲子孫謀乎盍若寡求易足

而又留其餘以遺夫後之人乎吁亦可鑒矣○嚴君平卜筮成都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于家見子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賣卜不下床而錢至尚餘數百明我有餘而子足也當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高忠憲公家訓曰古人甚禍非分之得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叠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一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朴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便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得會影無怍不勝於穢濁之富百千萬倍耶○李文節燕居錄云關中故尚書楊爲族子計奏朝籍其家過矣然楊公致位大卿無清白之蓄而以賄聞卽彼家關中而於京師拓地益宅以爲別業今見都陌比屋黃封何不雅甚也昔秦紹都御史亦嘗被籍止有一絹及故衣反以籍得名故曰刺虎者惟恐其鎗之小也及得之而愛其皮及恨其鎗之大也人苦不富至籍沒苦不貧然覆轍相尋不知鑒也利令智昏所由來久矣利乃不潔之物故夢污者其占爲得財○董卓築郿塢積穀爲三十年儲另爲庫以貯金銀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日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可謂得計矣而竟何如清夜捫心可以猛省○章申公家田

屋以累萬計大起園林池臺及罷相卽罹遷謫未嘗得一日居嚴州烏龍山寺子皆遣歸幹置生事死之日無人在側羣妾爭分金帛停尸數日爲鼠食一指若此者眞令人可喝而可憐也陽羨雲栖大師歌曰君不見東家婦健如虎腹孕常將年月數昨宵猶自倚門閭今朝命已歸黃土又不見西家子猛如龍黃昏飽飯睡正濃遊冤一去不復返五更命已屬閻翁目前人尚如此遠地他方那可紀細將親友細推尋年去月來多少死鑽馬腹入牛胎地獄辛酸更可哀若還要得人身復東海撈針漫打捱我作歌眞若切眼中滴滴流鮮血苦勸世人作急修回頭猛省須自決此歌吾欲令無聾者日一誦之庶幾奢欲泊然灰死也○朱希眞先生東方智士說亦可喚醒痴迷其說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國中一旦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貨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暫聽子用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仗第而入僮僕婢妾羅拜堂下號智士曰假公智士曰假公甚喜忽更衣東圓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網紀讓之此地高廣而圓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撤舊營新狹者廣之卑者增之日如此以當暑熱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梲又丹其楹至於聚籌積灰扇蚊攘蚵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竹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忉忉焉惟恐圓之未美也忽閽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帚而趨迎富人於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圓是務風月花竹之勝未嘗經目

初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我當去也婆然戀戀而別○以上爲不欲約之人提醒至矣然入都身處局中而逃茲有一欲約之準則愚謂大宜彷而依焉王質先曰予里竹西陸先生篤行人也予最服其分產一節有官禮之風有雖麟之意翁少孤而貧僅有田二十畝勤以治之不二十年饒然自給產業歲有所增生三子伯治耕叔季皆爲諸生翁年五十計田三百餘畝遂不復置○或問之曰吾聞古者一夫百畝踰之非分也今吾三子以三百畝分授之足矣既六十曰吾聞古者六十歸田今吾其代傳之時乎召三子各分百畝戒曰後雖富其以吾爲法廣俊者必不祥又曰有田不可無養田者錢穀之輸工本之給皆當預備不然即爲田困矣因以所儲積者各授百金而叔季特多分二十金曰與爾爲讀書膏火之資又各分米三十石曰使爾一年食用早儲卒遇荒歉亦可無慮因嘆曰吾輩世辛勤自分無刻取貪求之過惡幸叨天祐有斯以非爾望也因常往來於招提道院月爲放生會凡有善事隨遇量力爲之以是優游娛老又三十餘年至九十六談笑而逝囑諭後事井井具備卒時若翁之起家成業眞所謂制節謹度者矣循循焉不遠抑抑焉不縱世猶有能之獨其忽然限制而不復生心以爲只如此便足何識力之卓爾難及耶勸勉人者動謂不必爲子孫計斯言未足以當人之心故人之爲子孫謀者役役而未已必若竹西先生之爲子孫計庶幾籌之至而愛之深不矯不溺誠足爲法程也○南溪梅光遠少而貧壯年起家亦既成富室矣有子有孫人爭美之而光遠則矻矻若有憂者蔣道林謂

之日人皆謂子復何有憂吾謂不然尺未有可無憂者如子之起家日進月增而或未必常保如是也能無憂乎如子之起家日進月增而或未必常保如是也能無憂乎如子之起家日進月增而或未必常保如是也能無憂乎

歲歉有貧人來糴米受其錢五千後忘曰汝古玉耶倍與之凡負販者必多賤其值家人怪問之答曰彼胼手胝足以求小利我忍與之較耶其後子孫累世顯榮按洪範五福次即舉富富者行善之資也夫前世積功幸生富室大家雖不能如瞿公之累行陰德然減已益人之事不妨偶一爲之用以修夫後世至若小占便宜戕之甚易瞿公所云不忍與較何可不日誦斯言廣義倘內外遁隔主人不與聞須嚴戒婢僕大忌漫置不理致其久待誤一日經營此富貴家第一損陰德處不可不察◎圖買一產

重龔仲和與李長蘅友善長蘅過仲和宿其家仲和未寢步月中庭頃之長蘅覺聞庭中履聲起視則和也因語曰適得一夢甚可笑夢與子同坐此齋忽黃冠數人排闥而入直前毆汝吾爲力解去已復來吾復解之仲和聞而驚曰異亦哉適欲就寢見月色可人聊步於此因思庭小此外乃黃冠閒地意欲備價小展二肘不意念慮方萌遂入子夢相對嘆息遂寢其事湖廣盛某素險惡人號一黑心簒家頗殷實欲造堂樓五間苦地窄狹數逸人與鄰人姓張者言張不允盛密令大盜指張事急其母與妻售地營脫張乃以氣憤竟死於獄樓成生子六歲尚不能言一日天暑盛坐樓中其子匍匐上樓盛指之曰吾爲子孫計故爾設謀今如此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聲作色曰爾何苦爲此爾以無辜殺人奪人之居尚望子孫耶盛大驚望後一倒而歿其子蕩盡家業亦死夫坐一人冤致一人死此爲極惡乃盛耳盛欲遂其圖之心不極此不已是以龔仲和一

舉念間而爭端即顯於長蘅之夢。君子之所戒者正
當戒其念也。○梁吏部尙書徐勉戒子書曰。吾淸明
門宅西邊。旣施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
何事繁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
宛其死矣。定是誰室。可謂達哉。○宋江西趙尙書家
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謀之。常立契作詩題于後曰。
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眞。覆雨翻雲成底
事。淸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桃洞神仙也
笑秦。圓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趙撫然不
受券。○高公材爲黃巖令。執法不狗。有顯者奪民山
田。民訟之。公批牘尾曰。一片靑山一片金。百年人有
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又曰。踏
遍靑山山轉我。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纍纍冢
料得爭爭人更多。顯者慙而還之。○潁州有姚尙書
墓。其神道碑。穹隆博厚。四面均。焉。州人侍郎某營壽
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乃懇之州守。州守曰。
吾聞姚尙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況其碑甚厚。便割
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不可。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
侍郎割尙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
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猶能中分耳。侍
郎聞之。慚悔遂止。○曹用賓曰。秦氏之并六國。犬似
富翁欲基構之方圓。今日以計誘東鄰。明日以利啖
西舍。後日又以勢脅前後。諸家費邦幾多心力。始成
方幅。起屋造宅。將圖永遠傳之子孫。而死骨未寒。徙
人已掃除堂宇。安坐而有之。使驪山癡鬼有靈。不啞
然自笑其生平之爲計拙耶。○洞雲張翁文定公邦
一剖之父也。公爲學憲時。驄二楹。上官過訪。不便旁
一楹。乃其從叔所居。適有宿逋願售。公倍價買之。將

重構焉。告於翁。翁知其倍。祝甚悅已。忽潛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吁。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往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翁之孝友仁慈。備載傳誌。允成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勳名道德卓然爲一代名臣也。屠應埈康禧公第三子。居秋涇橋有一鄰人貧甚。負其子孟玄銀。不能償。以屋基及小塋絕賣。准退前銀。其子故長者。不肯受。告鄰人曰。爾欲賣屋與墳。吾當另酬汝。直前銀。送汝。吾不追也。鄰人感其意。以實訴曰。吾房實值若干。前因退債。故多寫若干。今若還價。止當受若干。餘不敢領也。孟玄益高其義。復告之曰。汝不讀書。尚知義理。不欲虛受我直。況我讀書識字。豈肯見利忘義。而減汝之直乎。固與之。鄰人不勝感激。及埈歸。鄰人來訪。數其子之厚德。且叙其感激之衷。埈驚曰。爾之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其所。埈呼其子。取前契還之。且爲築其墳墓。戒其家人曰。世世毋相犯也。今其墳尚在。居傍無恙。後屠氏登科第者甚衆。皆埈子孫。嗟乎。以昔賢之存心與。固貿人產者較。君子小人仁與不仁之別。奚啻霄壤耶。◎**受人一爐火丹術**。行使丹銀。所值百錢。一過發明顏光衷曰。黃白奇術。能富人。能活人。與君相造命無異。是化工之所甚秘也。今世修鍊之家。動以此自愚。又有貧人標緻一二。輒邀遊貴人。而飾衆術以濟之。問其何以不自爲。則曰。力不贍也。夫黃土煎水。古人爲之。何關財力。不則又曰。我無福。傍有福人。夫福孰大於能造金銀。救飢拯貧

者哉。彼。既傲然當之。而又曰無福甚可憐也。窮其歸。不過翁銀精乾汞之法。以塗騙一二。而無識者。遂見其小試有効。思欲節火候。堅心志。以全收其功。而彼之利。又何便。則揭篋脫金而遁矣。多一少志士。及良家子弟。墮此圈套。破家蕩產者累累。挑逃不悟。可不哀痛人家一錢半畝。猶有分定。況天工秘寶。肯容俗人輒妄窺竊。思之。思之。

有一監司。謝事歸。經一丹士。信如鍾呂。其夫人頗知書史。戲問曰。丹成何以謝友。士曰。渠自能點化。不須謝。夫人曰。不須謝。何故以丹法傳君。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耳。夫人曰。今君垂涎默化。志在得金。豈逢萊三島有貪財神仙耶。已而其壻來謁夫人曰。壻貧。丹成可傳之。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不肯以丹法私壻。君非方士。壻獨肯相傳耶。監司終不悟。一日方士夜竊丹遁去。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趁蟠桃會。求知乘黃鶴去否。監司默然。第長吁而已。○蘇東坡嘗至一寺。有老僧兩目有光。謂之曰。吾有鍊金術。當傳之子。坡曰。吾固不能用也。僧曰。唯子得之。能不用。吾是以傳子。君扶風陳太等。日求吾術。吾不告之。非吝也。彼得之不能不用。反為彼作禍耳。遂以授坡。守陳希亮聞之。即向坡公處求。坡不以為意。遂教之。亮作金有成。坡私嘆曰。果有此事。吾乃負老僧矣。無何亮以贓敗。坡私訝之。又五年不聞問。後遇亮子於都市。問曰。尊翁歸若何。曰。吾父既敗官。即恣意鍊金。未旬月而病干指。皆落。又踰年而死。東坡始信老僧之言為不誣也。○王常洛陽人。負義氣。見人飢寒。解衣推食。略無難色。唐至德二年。入終南。夜半月朗。喟然嘆興。慨濟人之無長策也。有神人以黃金術授之。常曰。我聞此乃仙

術。空有名。未之覩也。徒聞秦皇漢武。好此道而終無成。徒爲人笑。神曰。帝王處救人之位。皆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欲求此。非也。爾無救人之位。而切其志。固可行此。常曰。眞有之乎。神曰。爾勿疑。予黃金乃山石之精。千年爲水銀。水銀猶太陰之氣。散流蕩不定。一合砷陽之氣。則化黃金。於倏忽也。常乃再拜。神曰。我山神也。昔道人藏書於此。今遇爾義烈。故付之。勿輕傳授。濟人之外。毋私後。不然。將受天罰。常得其術。終身僅兩用之。其于求傳。終不與也。○昔賀蘭百歲服氣。能點化黃金。眞宗召問之。對曰。方士小術。不足爲陛下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此眞大仙之言。與神言若合符契。固知翁文成燒五利以化金動人主者。蓋妄也。

三十過　歲入只知私用。不以官稅爲急。

有稅賦。須是先留輸納之費。即將餘剩給供日用。所入或薄。只得省儉。不可輒爾侵費。若臨時官中追索。未免舉貸出息。以致拮据家。品行不立。咎有由矣。◎**交易田宅。不肯即爲清割。**

故欲遲滯。徹事　畢景以苛刻立業。凡田產與之相鄰者。百計欲侵之。及其有急而賣。則陽拒曰。我不欲也。既復使人陰圖之。及至。則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就。及成契。又曰。我銀不便。期以某日來取。及取時。或以色銀。或以米穀。湊而與之。原數并不得全。平生所爲類如此。後景長子。以人命繫獄。破產而死。次子流落乞丐。死於他方。嗣竟絕。令人或不至若畢景之狡猾。然不肯清割。往往有之。

一是亦蹈襲畢景之一端矣。○袁氏世範曰。貧富無定勢。產業無定主。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抑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缺食。或負債。或疾病。或死亡。或婚嫁爭訟。欲百千之用。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直。雖轉手無存。且了其欲用。而爲富不仁之人。邀其急。而陽踈陰鈎之。以抑其價。既成契。則又延挨搓折。出產之家。所得零微。隨即耗散。而又往來跋踄。費居其半。向之准擬以了此事。竟不足辦矣。勢必復以所不欲賣者。并求賣焉。彼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縱不及其身。而及其子孫。富家多不之悟。豈不逝哉。

十過 置產故欲短價。不肯扶持人急。 徽事 常州蘇掖官至司道。富甚而齊

嘗買一花園。交易時。反覆要賣主減價。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少增益。兒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其父憮然自此少悟。 ◎拾遺值十金已上。不守其主。竟取而歸。 值

倍過亦倍 增註 愚繹此條之意。蓋唯恐其有傷於失者。或不必十金。而人之性命係焉。故不僅不取而已。其當守待其人。能書者尤當廣爲榜帖。不寫物件數目。告失者來認。合符則付之。意主於亟還其人。此則能自守義。而且仁以愛人者也。故讀是條。當重看。不守其主句。不然豈謂十金以內。遂可取之哉。觀上文守其主者一條。旁註云。於可取不取本功外加功。則知拾遺竟取。自有不應得本過也。蓋道上所遺。總爲非一分之得。不支取不應得之財百錢一過。似可統此。而特設此條。則又加重其責備實欲令必守其主。以還

之耳 徵詳 羅一舉倫赴京會試宿山東旅舍僕拾一金釧匿不以聞行兩日公僕曰去京尚遥費盡可奈何僕曰無慮出金釧告以故公大怒欲視贓還僕曰此必婢僕遺失萬一主人拷訊至死是誰之咎寧不及試無令入死於非命也急如此則試期悞矣公曰此必婢僕遺失萬一主人拷訊至死是誰之咎寧不及試無令入死於非命也急還訪之則其釧果婢以覆水失之婢受笞幾死主翁又厚賞其妻妻亦憤欲投繯一門如沸羹公急出釧與之且再拜謝過全活兩命觀者無不稱嘆沿塗賣衣以糊口至京已二月初四矣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史玉涵曰還遺似無足爲先生異者抑思先生之心乎舍已功名憂人性命豈從區區一釧起見哉且他人過遺往往挾之天命多出於不敢此之還遺念念發之至誠實出於不忍不敢不忍之間安勉之別亦仁與義之分也○劉留臺少極貧於浴堂中拾金一袋候其人悉還之其人分半以謝之無所受及歸聞者交訕公曰若拚入之物爲已有是欺我心也欺心必有災禍況商人半生辛苦一旦失去必死非命吾安分以過餘生終無悔恨既而父子登第公歷官西京留守五十年間子孫登仕籍者三十有三人王伯谷曰富人行之無悔易貧人行之無悔難況衆口交譽不生轉念豈非仁乎

五過 倚勢白占及乘難覬取計百錢爲五過用威嚇詐者加倍 徵事

爲鄰以屋基成大訟後丙死同邑有湯福者病入冥見丙迎告曰吾舊與張先鄰居吾屋柱址已盡吾界簷溜所滴實張先之地吾訟官强奪不過三尺幽冥譴責至今未已君歸須告我兒令急割還庶幾一段修身格 貨財 兒

事下福還言之。由是傳播。白占之報視此。○湖州小客。貨蠶於承嘉富人王生。因爭價。怒毆其背。悞傷立死。生急救方蘇。飲以酒食謝過。取絹一匹送之。客還至渡口。舟子問何處得絹。具述前事。時數里間有無主流尸。舟子因從客買絹。并巧貨蠶。客既去。運篙撐尸至其居。脫衫褲衣之。急走叩王生門曰。頃有湖客過渡。云爲君捶死。況我呼其父母妻子告官。留絹與籃爲證。旋卽氣絕。不敢不奉告。王生舉家泣怖。賂以錢二百千。舟子勉從其請。招與瘞尸深林。王生家有惡僕聞之。竟出首在縣。生下獄拷掠死。明年。蠶客又至。問家以爲鬼。罵之曰。向者汝偶仆卽甦。使我家主死於非命。今尙來作祟也。客怪嘆曰。我幾死得活。蒙賜一絹。賣與渡口舟子卽歸。今方齎土儀致謝。何以爲鬼耶。王生之子哀慟留客。執故僕送於官。索捕舟子。皆繫於獄。覈取之報視此。○紹興一布政某。巧於貪饕。積財至數十萬。及敗。官歸。買良田十萬畝。富甲一郡。其祖父屢見夢。言冥譴將及。不信。止一子。亡孫。淫賭無節。皆夭死。布政公尋染癩疾。孫媳婦頗著醜聲。不數年間。家貲已盡矣。布政臨危時。忽張目大呼曰。吾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不曉吟畢遂死。若布政者。必白占。覈取兼之者也。冒起宗曰。余每見權貴之家。及暴富之室。不肖子孫。淫蕩恣縱。或身未死而產已暗鬻他家。或肉未寒而人已裂據其室。前人一銖一寸而積之。後人如泥如沙而棄之。而彼不肖者。大半皆聰明人也。此何以故。蓋由當日造孽挾智。遍勒牢籠。以成巨富。始而莊人後爲人莊。語云。來得不明。去得正好。蓋此謂也。○王藻潼州人。爲府司刑吏。每日持金歸。妻嫉其

鬱獄所得。因遣婢饋猪蹄十。鬻及歸。結曰。送十三蹄。
藻怒。婢所藉。笞之令招。不勝痛。誣服。妻乃謂曰。君曰
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夫刑罰之下。
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必招罪咎。
藻悚然大悟。汗流浹背。因題壁曰。枷栲追來只為金。
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遵竹
林。即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成仙。○徐公暐少為
江陰縣兵房吏。存心愷悌。孳孳救人。解究釋罪。被德
者甚衆。人奉財必問所從來。其家計。寬然。自給者。則
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噫。惟其
如是。所以少為兵房吏。而後乃為兵部尚書也歟。錄
之以勸世人。準之為法。○鮑曼殊曰。財之為物。如九
尾天狐。能千變萬化以悅人。使之各暢其欲。各遂其
求。試以一人之身言之。戚族得之而加親。賓友得之
而加密。妻得之而加和。子得之而加順。人之視此。其
若必不可得已者。於是乎求財之心鶏鳴而起。無竅
不鑽。取財之事。竭澤而漁。無微不掊。感應篇於此事。
不啻十數致意。而末又提出橫取人財。及取非義之
財兩段。與枉殺人並重。嗟乎。莊誦聖經。危哉斯言。痛
哉斯人也。大士若曰。汝之取財。以奉身也。不知死亦
及之矣。身既不有。何有於財。汝之取財。以養家口也。
不知妻子家口。且因此而致死喪矣。妻子家口既不
有。又何有於財。嘻。亦可憐矣。亦可悟矣。不特此也。道
藏云。凡人間財食陰曹有掠剩司以主之。但過本分。
即為掠去。佛說人生所用財帛。為五家所共。一曰國
王君長。二曰水火。三曰盜賊。四曰刀兵。五曰不肖子
孫。故人雖至巧。或能取其所無。而天固無心。偏能裁
其所有。諺所謂前門逐獐。後門失鹿。耗敗之來。有不

知其然者。金玉既不可恃。罪孽徒以積身。不誠大愚惑哉

附錄 留餘堂功過格拈案三則 一曰俞翔者。專造鑽鉛假銀。正德戊戌至晉陵。買羊四隻。許價二兩三錢。主人弗聽。明日。主人他出。復來增價一兩八錢買去。夫歸怪其增價太多。視之乃假銀也。怒罵其妻。妻忿縊死。夫痛其妻亦縊死。不數日。翔被迅雷擊死嗟乎。俞翔所知者用一兩八錢之假銀耳。豈知畢其夫妻二人之命哉。乃夫死妻死。翔亦震死。每人一命。約止值假銀六錢矣。世之貪官汚吏。橫紳土豪。虐取人財以快己欲。或虛聲恫喝。或設計網羅。未必卽有殺人之心也。然而被害之家。財命相連。有以驚怖死者矣。有以憂憤死者矣。有以飢寒死者矣。殺人者豈必盡挺與刃哉。陰律甚重。槩從抵償。不拘陽間人命致死之例也。請以俞翔爲前車。一曰定遠狄令。有富民死。而其妻掌家。叔欲爭其財。訟縣。密囑曰。追金願中分。狄立拘其嫂。拷訓之。枉法斷焉。其婦憤恨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手提二小閹魚。掛於牀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身生疽。如閹魚狀。以手按之。頭足俱動。疽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嗟乎。病死者。世所謂考終命也。乃有如此怪症。如此惡病痛楚號呼。落皮徹骨。經年累月。求死不能。病之慘。固有慘於刀鋸鬥鑊者矣。乃其子訃狀。不過曰某月某日。終於正寢而已。愚者橫者。遂曰某某旦得善終。天道何知哉。死者如啞人受杖。無處說苦。生者如盲人側聽。但聞杖聲。不聞號聲。直臆曰官刑不痛而已矣。一曰蘇州盤門外。一賣油人。嘗往城中大家。見一小兒五歲。珠帽金鎖。遂起惡心。抱兒荒僻處。劫其金珠。推兒於井。勤苦經營。漸致大富。後妻生一子。狀似

所殺小兒心甚惡之至五歲時賣油人以天暑當風熟睡兒扳髻中銀簪戲刺其胷其父疑是奩壻舉手一拍遂貫胷而死嗟乎人知陽債利重不知陰債利尤重也賣油人殺五歲小兒天亦以五歲小兒殺之此王法抵償之常耳惟是珠帽金鎖所值不過數十金賣油人勤苦經營遂致爲蘇州大富此兒一旦擅而有之豈特百倍於帽鎖之所值哉溪可憐者賣油人十餘年間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噬盡心血做盡牛馬總是向債主借本錢替債主營利息一旦債主來到直入臥房算盤亂響立時將房舍園田地湖池服飾器具奴婢車馬并此算帳之算盤不得留下一个編成號簿盡還債主絕不拘陽間加二加三之常例也吁可憐哉陽債有倍息者則入畏之而不肯借乃肯借此士倍百倍之陰債其亦不學於算法乎哉

三過

緩急於人索取不諒情詞氣間或以招尤另加過

曰凡與人索取債負須覓和有道當其有事時不宜索當其他客雜處時不宜索當其在外時不宜索當其醉時不宜索當其病後不宜索知其處境必不能還不宜索數語非特厚道抑亦富家立業之良規也

◎收取田庄租入一意求多毫不體恤

附錄　南城陳襄程氏

邑之以富著者也獨有程毓文者生平朴厚無鄉豪氣習崇禎中那邑諸大家多苛削庄佃競用大斛民莫敢忤毓文之父亦以斛小於衆欲改造之毓文堅執不可曰使吾家長有此小斛之入足矣且小民終歲勤劬良苦而又朘之毋乃不可父感其言而止一夕夢神告曰子用意原旦日將盡燬諸家廩獨免于

覺而駭焉。次日旁午，程氏諸廩之在竺田及嚴湖榮者，皆次第焚燬，獨鍼文家廩火及而熄，竟符其夢。

二過取不應得之財。

如為人任勞於酬謝常例外使心暗取若干，及賤價買物不滿其值或蹄物於人於價值外多責若干，或因博奕賭勝而得，皆謂之不應得百錢以內為一過。增註註中所云為人在勞而得酬謝此句最須細審。或以心或以力，代人勞而齊人事，其得酬謝固其宜也。若昧心昧理，助強凌弱，以是得酬，過惡最重。諒人共知其不可者，其或為人排難解紛而得酬，則少受禮物不致為過。然而排解之功，則折去矣。既欲積功，亦所不宜，更或有當官為人寬罪而得酬者，人每以為無妨，不知此中最易犯過，蓋使其罪而果可寬之，則可借此以取財，不後於暗

德君上乎。明理君子當亦不敢為也。滿其不應寬者，故出人罪，輕言之。第曰寬人罪而受謝，究言之，竟為棄國法而得賄矣。大抵忠厚人取財犯此過者居多。彼方自居於任勞得酬，以為無過，吾恐其并不得附於取不應得之財條例也。特為拈出并誌二事，一以為儆。一以為法。○荊州府推官魏劍以公事往石首，道經其鎮，鎮有鄉紳徐少卿家奉俾瀘神靈甚，忽夢神告曰，明晚魏推官過此，此人前程遠大，宜厚待之。次日果至，因欲留為數日，少卿復夢曰，可惜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削其官爵，壽亦不永矣。未幾，魏丁母憂，復補濟南，壽歷戶部主事，一年，卒於京邸。○薛西原里居十七年，人以非義干者，即嫉辭之，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為人囑托，以自損廉恥，若受賄枉法，損德尤甚，此當銘之

於心。不可忘也。誓之於死。不可改也。

【眉】義　不應得之財。旁註詳矣。而猶有未備者。愚謂可以意推之。按諸聖賢義利之辨。凡無因而驟致。縱令無損於人。而已分所不應得。斷然不肯取焉。此雖難望諸常人。而君子之立節。不可不如是也。敢再錄誌一二事於此。○浙人鄒定四穿一窖。得伏鏹甚多。頓爾後靡。美其輪奐。落成之日。偶一匠工。與其子戲墜地而死。訟於官。官知其有藏也。拷而索之。殆盡。訟乃始解。其堂宇新構者。已爲他人有矣。蘇公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定四之謂也。○徐孝祥居吳江。隱居好學。布衣草履。泊如也。一日後圃徐步。見樹根一坎。坍陷。諦視有石甕。啓之。皆白金也。亟弗取。人無知者。幾三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遂啓穴。月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全活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荊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史玉涵曰。收羅散貧。較不取者。更進一籌矣。且其日取而無犯。最難。真有坐懷不亂之風。所欲世得。共其財。即禍余官姑蘇。有潘姓者。掘地得金二十萬。以分其子潘奎。潘璧。兩母出也。璧年尚稚。奎乘其病。投毒餌中。殺璧。鄰人覺之。以其家事也。寢不敢發。奎生二子。長名城。次名垣。城性聰穎。然淫恣無度。入貲爲國子生。司成姜鳳阿覽牒曰。何名潘城。爲增一璧字。父奎聞之。甚不樂。蓋所殺弟名璧也。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設謀毒殺其父。說者以爲璧城以子殺父。報殺弟之業。夫藏金無主者也。然無故得之。尚且兄弟相殺。父子相戮。產盡人亡而後已。則夫巧取計奪。攘人之

財以自富者能保不爲禍哉昔人有言吾辭禍非辭
富達哉○劉東山公自戶部侍郎予告歸載笠乘驢
蕭然布素平生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常言財貨
須務農服賈九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
有子孫視之亦若糞土惜況官貨悖入者乎○泗州蔣
成屠估於鴨嘴湖有客以竹筒包袱宿其店成蹤之
匿金致富既十年端午宴客成忽舉一對屬諸客對
其對曰青絲繫粽泪羅江裹角忠魂內一人號古澗
者先夕夢一人教云明日當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
謀客命且叮嚀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澗遂舉以對
成失色席散以二十金求其藏口澗亦不深求歸以
語妻妻曰此冤鬼假手雪耳不言將有禍遂以其金
首之州州搏成訊之得實取客屍於湖如生成伏法
仍以二十金作賞焉唐文玉曰古澗之妻可云有智

使利其金而不爲之雪無論冤鬼爲祟能不爲蔀成
之所圖乎此時固當以義自決不可惑溺而因循者
也婦人具此高見亦賢矣哉○

放債利過三分

事王繩武得藏鋸家甚富利悉錙銖不少寬貸常語
妻子曰吾自獲藏以來未嘗自食一文計所取利年
多餘蓄即養什伯兒子不憂其窮也又恒於妻子前
自矜善算以爲子孫恐不能及我後家中失火家財
俱成灰燼所放之債失票莫追氣憤而死○宋湖州
許六以貿易爲業稍有寬餘即放錢於里閭之急者
倍取其息家業驟進遂有六郎之稱後病死其甥女
之鄰陸氏犬生三子其一白色腹下有禍毛五字曰
湖州許六郎甥女往視惻然不忍將欲告許子讀之
而許氏之家亦夢六郎泣訴曰我在生無他過只放錢

入占便宜者同

取利太多。致貧民或鬻妻賣子。坐此墮畜生道。冥中按因緣簿。還生陸家。即男女之鄰也。兩亟以千錢贖還。過百日。則業緣盡矣。其子遣僕往償之。見腹下字。僕亦大駭。負之歸。至家兩眼淚落。妻子不勝悲慟。蒲百日果死。○王質先生之緩急於人也。遞竹西陂先生。節用者。接之。曰。彼惟正經人。祇取一分息。必擇勤生。固宜相助有成。一分息亦係彼經營而致。我不負我者。可多求耶。愚謂如翁眞是以人事而行天理者。

◎以僞雜眞。巧心取利。

非謀利。何以治生。不能無取。但取當以正。貧心太甚。致效小人所爲。宛之非義得者。必於不意處失之。人但顧其前。不思其後耳。○沈龍江曰。人各賴常業以生。然不謂生業而謂生理者。以循理則生。不循理則不能安其生也。蓋本分之外。無所營求。方始爲循理者已。唐義感應篇亟以僞雜眞之戒。集註謂世間最可恨者。貨賣假藥。尤爲悅人。張安國知撫州日。出榜戒曰。陶隱君孫眞人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各在刻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甚衆。曾見貨賣假藥。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暗滅其祿。或身多橫禍。天火雷震。子孫非理破蕩。益緣買藥之人。疾病急切。只望一服見効。却被假藥誤賺。反致傷損。尋常殺一飛走。酒有因果。人命至重。無辜被害。其痛何窮。此眞仁人之言也。

◎以水灌米。利已欺人。 計五升。即爲一過。附錄溥州鼓角樓有鬼。不見其形。時聞聲響。或來掩鼓。今不能繫。值更者患之。求於袁禪師。師曰。何不捉住。兵曰。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

得之，鬼笑曰：此必有教汝者，吾於此所畏。惟袁禪師
黃二叔兩人耳。尤守以下。皆無所畏。何有於汝哉。兵

隨訪尋黃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爲業，初無
他長，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高低，持心不二
而已。夫持心不二，遂與得道禪師同爲鬼所敬。◎交
畏彼欺人者，自謂利於已矣，亦知爲鬼所瞰乎。◎

易田宅於常例外占便宜，計百錢爲一過。◎量衡斗斛出入兩樣。一日一過，徹事

陳後主時，市中震雷擊殺一人，背有篆字，人不能辨，道士李居正識之，乃斗稱
輕重四字。謝秀林每以小斗輕稱出貨，用大斗重稱
橫取，一日雷雨驟興，霹靂震死，屢葬屢發，肉潰乃焚，
腹中得一雷楔，每見出入不平準，常得無後之報。而
況出入兩樣乎。宜其雷震也。又有報應之甚異者，江

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其所用斛斗秤尺大小不一。
乾道八年，有道人過其門，戒之曰：汝宜用心平等，不
可如是偏佔惡不悛，必有來取此四物者。災不免矣。
一久，夢三青衣來言：汝家秤尺斗斛安在？夢與之。既
覺，急尋，已失之矣。因憶道人語，災者必火也。即盡徙
室中之藏於山中，質庫地，忽屋裂洪水湧出，如奔屋
中，財帛隨流而下。所居頃刻爲潭。家人盡死，僅存一
小兒，至今呼爲祝家潭。又有報應之幽隱者，萬曆年
間，楊州有大南貨店，其人臨死囑子曰：我平生起家
在此一秤，其子請問其故，父曰：此秤乃烏木合成者，
中空，內藏水銀，稱出則將水銀倒在秤頭，稱入則將
水銀倒在秤尾，入重出輕，所以致富，子心怪之，而不
敢言。父死，子即將秤燒燬，未幾，子之二子皆死，內怨
曰：父在日，用心不公，反獲平安，今出入公平，反將二

子雙亡。天道有知。果如是乎。偶憑几而寐。夢至一所。如官府衙門狀。一官坐於堂上。諭之曰。汝父生平。以輕秤欺人。重秤肥己。所得雖奢。亦是彼命中所應得者。但以欺心造孽獲罪。於天本身死後。處分其家財。遺破耗二星。使爲子孫。造成人之日。將所攢家財。盡行花費。仍繼以火。俾產盡蠲除。以示其報。今爾能改父秤。力蓋前愆。上帝因將二星取回。爾宜勉力爲善。毋得妄生怨尤。則數年之中。即換賢子二人來矣。醒時一一記之。愈加力行。並事三年之內。果生二子。俱讀書成名。子孫繁盛。嗟乎。其父一生作惡。至死不悟。考觀者當其時。亦將疑天報有差。豈知冥冥之中。自有昭然不爽者乎。雖然。世之人效其事者或少。懷其心者甚多。如買賣則喜占蠅頭。出入則不肯平准。自謂作家之道當然。殊不知其過惡漸積矣。周止庵先生曰。家中事但可言省費。不可言生財。此可爲作家最上名言。◎誤收假銀不肯棄

去希圖行使。用百錢以內一過 戒事 尚書孫辰川之祖。生平淳厚。一日偶貨物。得銀二兩。持以示人。則僞者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留。以誤人至東湖之濵。復於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濺處後生子登第。爲副使。孫郎尚書公。◎借人器物不還。與負財不還同總計百錢一過 警明 范益謙座右銘曰。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蓋借人之物。非得已也。既不得已。則須愛護如己物。用畢隨即送還。不特無厭於心。至借貸錢財。尤宜清白。豈可久而乾沒。佛家有云。未了宿債。死後當償。斷不誣也。 戒事 崇文門右一販煤郎。要其母告曰。我宿逋某麵戶債。託爲驢償之。今已數載。將鬻我於屠

兒念母速來贖命。子驚寤訪於麵戶。果欲賣驢。索價一兩二錢。煤郎止有銀四錢。乃以情告。願書券約還。麵戶執不允。旁觀者疑信參半。呼煤郎同視驢。平直。驢見煤郎。兩淚交墮。有哀訴狀。衆憫之。捐錢助足。麵戶猶不允。煤郎懇至再。麵戶曰。此驢從來不渡獨木橋。爾能驅之渡。即授爾。煤郎視驢。驢躍然逐煤郎越橋。事聞於陸錦衣。陸喚入驢驗之。驢見子跪。亦伏踣跪堵下。陸大異之。予銀一兩。米一石。給煤郎飼驢。○梢子王彥須。太原人。其鄉長者憐王之貧。以銀一兩八錢借焉。令其相湊買船。以度生。王後少裕。竟負不償。一日長者忽見王梢腰繫白汗巾。竄入牛欄處。少頃。報母牛生犢。長者即往觀之。其初生小牛。腰間宛然汗巾之紋不沒。長者默識之。牛生且壯。長者令牧臺賣之。囑童只索價一兩八錢。路遇何暑問價。屠私

喜以爲此牛不止此值。遂依價牽去。有農夫見曰。此牛甚肥壯。何忍殺之。肯轉我耕耘。何屠給曰。此牛適用價二兩伍錢。若再加價一錢。即與爾。農夫又喜。自會往返。農甚愛惜。一日不見。遍尋之。已作於山谷。農悵悵不已。既而知是長者家物。何屠得價比長者初賣增八錢矣。農乃問長者曰。此牛是稍予王彥須託胎投生。填還前債。我親目所覩。王梢原欠我銀一兩八錢。故止賣此價。何屠聞之。始大悟曰。王梢亦欠我肉銀八錢。農人亦愕然曰。我曾借王梢銀二兩六錢未還。共大詫異。此係萬曆己丑年事。○永嘉徐翊嘗借丹陽一商于餘貫。未及償而商死。商家不知。亦不復索。後輝生三子。甚聰俊。輝切愛之。八歲大病。召醫市藥

貨財耗盡而病不減二日忽語所親老尼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曰我家乃在丹陽負我錢今既償矣請從此辭言訖遂絕

附錄 俞孝廉繪嘗貸馮生金馮固不望其償矣繪不忘於心銖積久之其本利親往謝焉時馮已物故其子琥云父未嘗貸且無券固辭不受繪曰無券者以而翁知我也翁雖不索我未嘗敢忘若不償則負翁且負我心矣乃文告其墓卒償之如此古道貸人者可無觀法乎○平輿闕敬爲郡掾太守第五常病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敬敬埋於庭後常舉家患死唯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閼敬孫長大來求敬敬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唯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敬曰府君疾困諺言爾郎君無疑遂誌

此事見先賢高風誠足以廉頑而立懦云 ◎應還之逋厭惡索者一念一過發言抵觸滅理傷情加十有填還長思憂負勤想償之然則致其來索方抱不安之情使索者亦氣平而心服反生厭惡何非此一念爲之◎負人一些小應貸上聲既云負財不還百錢一過而此復云些小應貸蓋不及百錢亦爲一過也其特爲君子嚴之歟庸義按負財不還當分三等有欺心背義而負人者與白占同此其人不足掛齒亦有偶然忽畧而失於償還者此謂耿介不嚴君子必不苟於斯也更有一等世人犯者甚多蓋本心不欲負人其奈力不能還遂以貽人口實終身愧歉此其過又在平時輕於舉債無謹終慮始之心而貿貿以致此也○袁君載曰凡人之敢於

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旋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若而不可至此那債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羅愼菴曰治家切戒舉債知其不足但當加意節嗇腐敖耐時餘可以寬然常足無遠識之人祇求目前之寬餘而那債在後其意蓋謂他日未必不能償也即此便是妄念妄念而遂者蓋百不得一矣終至於破家喪節即其輕爲舉債時而可決之也○侯仲良曰語云開口告人難誠難矣哉伺候門庭仰承顏色囁嚅忸怩有不勝德榜徨顧慮而不敢輕發者此天下之極不堪情處也既蒙憫應則應者胸中必隱然懷德惠之意假使未能清還致令發言徵色交誰能堪之故士君子誠有意爲人節自持之人一生慎無務爲開口求人之事所以養高而自重也【附錄】朱子曰人不能安貧其氣銷風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那以百事非○明朝先達嘗云受恩多難以立身皆是卓識名言朝

取人一針一草

【戴記】何隨令安漢去官時送吏乏食乃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其處償之

民相語曰聞何廉令行過從者或無糧必爾耶持綿追還終不受○詩齊齋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旁有黎衆爭取啖先生獨危坐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無主曰黎無主我心獨無主乎

◎應出之財有吝惜心

只就其心言故作留難者再加過【徵書】嚴震鎮山南

有人乞錢三百千、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落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悭惜金帛命左右准數與之於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附錄古詩云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閒看數十年此詩大堪為吝財者指迷也○許台仲家則曰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生量入節用徇大義當芥視千金之產◎不幸沉沒失脫不能悔淡自安鬱結於心一時一過終則財之既已沉沒則無可追既已失脫則無可返惟委心順運落得多少自在便宜以此抑鬱而不忘則既失夫財又病其心不亦徒自苦乎聖人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正欲人識命之權而淡其營營役役之心方

可以進德耳愚請述一二往事為不知命者破迷焉○錢翁丹吉貧乏時所夢于忠肅廟神語之曰子命當有三千金家財覺而謂所親曰以吾日前景況百金且不敢望何自有三千耶時年未及二十既而生理日裕至四十外竟成富室置田益宅所以廣其經營者方未艾也謂所親曰吾少年所夢謂當有三千金之家財彼時以為異事今吾試思若只有三千金之業則立稿矣又數年遭盜劫憤甚破產擒盜盡磔之復連構大訟內蓄已竭而外規廓如不可收拾氣結成疾勺飲入口輒吐臨終悉計其家業合田房物件估之約及三千金而已數之前定蓋如是其不爽也厥後子孫終歸盡亡則又以人事而消除之財不可強而過惟日積孟審思焉○趙衛公雄微時最貧母在無以卒歲夫婦對哭次日掃地拾銀一錠重二十

五兩得以稍活後登相位例銀百錠受而缺其一將
詰庫吏夜夢神曰某年月日相公先借用一錠覺而
記之則所夢年月。蓋拾銀時也。○程木公見聞錄云
余里一富翁手藏白鋌二甕植樹表識之後將析產
與子孫啓其甕封識宛然而甕中則皆水也訝甚盡
覆其水於地私疑家人竊之鳴於官窮詰不得情竟
以鬱悶死久之火焚其居埋鋌之所變爲園地鋤園
者往往得銀焉乃知覆地之水即銀也知而追求則
不獲率於無意得之有隨獲而即以事花費者間有
速獲而起家者孰非數與明明在是而人不能主是
誠難測也○宣和間朝廷復收燕雲科率郡縣照等
出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子而家
甚富開官嚴督貧戶難輸請於縣願以家財十萬代
納縣令遂調夫輦運空其庫七間因之掃治設供具
三晝夜既畢明日屋閒錢復推滿皆紅蘇爲貫每五
緡一辮辮首必有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
或有解之者曰聞青州麻氏至富號稱十萬豈神運
至此耶劉密使人訪之果然即差人往麻請其舟車
遣歸也劉曰吾既輸錢助國豈當更有之耶盡散施
貧民助修橋路家益富子貴顯 眇 言乎定數儘有
極奇異者建木州有富室造庫屋用鐵葉裹門極其
堅固上鐫年月日時以示後未幾家落此居歸里之
住閩都憲王成宇先生其年月日時即王所生之庚
甲也○方崖趙公談其鄉有爲州牧者歸構一堂栽
以雙桂即扁之曰培桂因手識云弘治己酉建斯堂
他日子孫必有爲折桂之手未幾爲怨鬼索命死家
遂零落嘉靖己酉讀其居於人其承讀者王姓名培

一桂也。事之異如此。○寧波張方伯某，頗行貨賄，致有豐豪，及歸建第宅，其隣陸司寇瑜夢人云。陸文九今日蓋房，司寇初未知族子有文九者，詢之家人，曰有之，名文九，至時甫八齡，後方伯之子破產，竟歸第宅於文九。○張江陵建造府第，豎石坊二所，夢扁上題云，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謂相業之隆，千古無兩，足當二語，身死未幾，家被抄沒，三石坊皆入官，以充文廟左右坊，其上乃題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二語。○費孝先嘗游青城，董正圖學舍壞其竹床，欲償其值，正圖曰，成敗有數，何償焉，孝先視其側書云，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大驚，即師事之，正圖授以易，孝先遂以其術名聞天下。○富鄭公留守西京，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劉凡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推算之，既畢，吕凡若干朵，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先生又曰。此花當盡於。來日午時。富公大驚，坐客咸笑不肯信，當公曰，來日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皆諾，次日食罷，花尚無恙，泊烹茶之際，忽聞馬嘶，羣奔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逸出，與坐客馬相蹄嚙，羣奔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競傳以爲異事。凡此者，皆見數之出人意表也

◎非義濫與宜明

此條有纖有細，彼以狥私任意而濫與，其纖者也，其過不言可知，惟夫過情之與，本賢者之爲，而君子亦以爲非義，此理甚細，嘗觀程子論與傷惠之言，知其過有在矣。或問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部，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惠，明乎此，而用財之際，其可無準乎，前輩謂聖人之一介不取，必兼夫一介不與，而後可以

成其節。亦此意也。○薛文清曰。輕諾必寡信。輕與必濫取。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其弊尤爲推盡。【眉】與不可輕固矣。雖然。朱子又嘗言之。謂舟子之請既不當奪。而聖人猶與釜與庾。不直拒之。至其與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此說正宜參觀。蓋恐吝施人之常情。將令有託以自文。其阻人善者多矣。

事神脩身之七【總論】

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又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之日明曰旦。正不必對鬼神。而始有昭假之誠也。惟當祭祀之時。則耳目心志。倍加兢惕。是固誠敬出於自然。詎有所强勉焉。顧近世之人。放逸既甚。雖身承祭祀。亦祇視爲具文。而平昔之感乎冥漠者。又何問乎安居既多慢忽之心。及其有急而求。則又妄爲諂瀆之舉。多見其惑而不知務也。誠取功過格之所列。循而行之。事神之道亦在斯矣。

一功 一日間。時存想聖賢上帝。暗室謹飭。【徵事】張子韶曰。余謫嶺下居無與游。自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晉淵明及近代諸鉅公畫像。乃環列於夫子左右。晨夕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矣。○趙清獻每夜焚香。若有所私祝者。人問之。公曰。我自少來。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上帝蒼蒼冥冥。吾安能必達。但以淺自防。簡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口者。不至見之行事耳。◎當天變倍加脩

省 廣義 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或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朱子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寵前有怒不遽發**。◎**臨祭誠敬**。祭前預爲加謹、及將祭不妄笑談。加倍 徵事 史稱朱子家庭享祀、丘墓展省、齊戒陳設、滌濯烹飪、曲盡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慨、涕泗交流、不自禁。小不如意、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退乃油然、古君子祭祀之禮、未有不致其嚴者。今人獨奈何漫然於其際耶。○昔賢嚴謹祭祀。祭器祭服、勿他用。器儲於祠、服則另置一笥。薰香藏高潔處、勿雜於臥房。此雖儀節一端、然實誠敬之第一務也。 廣義 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遇時物必薦祖廟 發明 禹趾家範曰、時新之物、雖至薄、必薦於祠堂。○陳祥道曰、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掃墳墓必祭土神**。 發明 朱子嘗書戒子云、此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爲先人託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以盡我寧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

三功

五臟八節、及朔望日、有怒不發、齋戒脩省。 徵事 淮陰邵富持身謹愼、接物謙和、時值元日、有一小人逞酒辱罵、富閉門不理。家人鄰右俱不平、富曰、當此佳節、誰不

飲酒醉後發狂人之恒情若與之較量何小也是久
費金冠紫袍人謂曰汝素長者茲能於天臘之辰忍
人所不能忍淌爲難得
上帝嘉之賜汝福壽矣

十功 脩理住屋必先脩祖墓丙舍 增義

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又曰凡家造絲器爲先王制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孝子敬親之心固當如是

二十功 倡脩積年傾圮正神廟宇得成 增註

出錢則另記功

歷代聖賢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等建廟立祠朝廷自有典禮不待凡民興舉故格中但有修葺之條然修葺廟宇須加以權度如已經修成亦不必過求裝飾習爲詔佞惟隨其所遇偶然感觸即視力以修之得准記功者嘉其誠敬心非取其諂媚念也

五十功 平時恭敬供養諸賢善及祖先灑掃必潔拈香虔拜無間不冠服不敢入其室盥薰醉飽不敢入其室持此至誠心終年如一日或無

室宇不淨不敢入其室事作輟誠心間斷便不得記功 徵事

解州俞保萬曆初補戍騰越其妻王氏供奉關聖像於室將信香作粒米日夕虔禱誦詩曰信香一粒米容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滅恨入蕭關蕭關終歲米積若干保在伍夜夢關聖呼曰爾婦虔誠爾欲歸乎保伏地乞歸呼令掀馬馳行天曉已是解州城外夫婦相見大驚隨赴州

言狀。孩女。騰越。察之。保。離伍。僅一日。而伍簿復有關。聖。免勾四字。保軍遂得免。

廣義 按平時供養賢善。亦以檢束心志。所謂神監在茲。蕩佚放肆之爲。有不覺其日戢矣。然寒素之家。豈能寬然多餘室。處有褻慢。何如不供。而惟敬奉祖先。雖貧有不容已者。若苟能温飽自給。規模不可不具。儀節不可不肅。家禮特其式。凡讀書通義理者。共宜遵守之。○按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必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旦冬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病則禱。有疑則筮卜。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又曹月川先生輯錄鄭氏家規。首重祠堂曰。祠堂之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宗。開業傳世之本也。常須修理清淨。非參謁毋褻入。尤不許將一應閒雜器物。於內寄放。及令頭畜類入。違者不孝。蓋若是其嚴謹也。

百過 偏信邪教 **發明**

胡振安曰。君子細民。各有所務。要不外乎日用常行。乃有創爲邪教以惑人者。謂之左道。言與道相左也。如白蓮天主大乘無爲以及煉汞燒茅。摩臍過氣。聚衆燒香。男女囫雜等類。欺罔神明。誑誘愚俗。誠聖世所不容。王法所必誅也。而人成信之者。蓋人心多愚。最易惑以禍福。一爲所惑。因而生盜生奸。甚則聚黨作亂。及其事敗。身首異處。從無一人得免者。豈不哀哉。厾起鳳曰。近日奸徒聚衆。借名說法。漁色賺財。固該萬磔。而爲其所惑者。聽其家之婦女。源源入菴觀寺院。以致宣淫露醜。傷風敗化。惡得盡無罪哉。主風教者。苟能亟爲禁戒之。亦未必非正俗之一助也。

附錄 傳奕爲唐太史令。

有西域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太宗試之驗。語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僧呪奕。奕不動。而僧忽自倒。不復蘇矣。○成化間。鉛山有妖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呪死術。前後縣令懼不敢問。慈谿張公昺字仲明。至任期年。有老婦訴僧呪其子死。公受詞。出獄中死囚。令擒僧。即貸死。僧已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令至矣。其徒勸之亡。僧曰。公正人也。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囚至。縛僧到縣。觀者如堵。公杖之至百。僧了無所傷。而行杖者俱呼號稱痛。公釋縛。謂汝能呪杖者死。復呪其生。吾即活汝。試之不驗。遂收於獄。其夜大風撼屏室。公曰。是僧所為也。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僧出屬聲詰責。讫其衣縛之。將施以極刑。僧股栗。脇下墜一珠。紅光內爍。又墜一小冊。乃妖書也。公召同寮至。焚二物。乃以斧劈其頸。僧曰。容自就死。公恐其詐。使舁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腐矣。又有道士能隱形。多活婦人。公擒至。鞭撻了無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託以他出。徑馳詣其居。縛歸。用印於臀。然後行刑。隨聲呼喝。竟死杖下。○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寶蓮巷有子孫堂。傍多淨室。相傳祈嗣頗驗。布施山積。凡婦女祈嗣。須年壯無疾者。先期齋戒。得聖筊方許止宿。婦女或言夢佛送子。或言羅漢。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屢宿屢往。因淨室嚴密無隙。而夫男居戶外。故人皆信焉。閩人汪旦初蒞縣。疑其事。乃餙二妓以往。屬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硃墨汁。密塗其頂。次日黎明。伏兵衆寺外。而親往點視。衆僧倉惶出謁。凡百餘人。令去其帽。則紅頭墨頭者各二。令縛之。而出二妓使證其狀。云鐘定後。兩僧忽至。贈調經種子丸一

包汪令拘訊他求嗣婦女，皆云無有。搜之，各得種子九如妓，乃縱去不問。而召兵衆入衆僧懾不敢動。一一就縛，究其故，則地平或牀下悉有暗道可通蓋所汚婦女，不知幾何矣。即置獄。獄爲之盈。住持名佛顯，謂禁子凌志曰：我掌寺四十年，積金無算，自知必死。能私釋吾等，暫歸取來，以半相贈。凌許三僧從顯往。而自與八輩隨之。既至寺，則窖中黃白燦然。恣其所取。僧陽求臥具，而陰收寺中刀斧之屬，期三更斬門而出。汪方秉燭搆申詳稿，忽心動，念百僧一獄卒有變，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甫集，而僧亂起，僧所用皆短兵，衆以長鎗禦之。僧不能敵，多死。顯知事不諧，揚言曰：吾儕好醜區別，相公不一一細鞫，以此激變，然反者不過數人，今已誅死，吾儕當面訴相公。汪令刑房吏諭曰：相公亦知汝曹非盡反者，反者已死，可盡納器械，明當庭鞫分別之。器械既出，于是召僧每十人一鞫，以次誅絕，至明，百僧殲焉。究器械入獄之故，始知凌志等弊竇而志等已死于兵矣。

包帢知建寧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廢金帛傾市奉之，帢曰：彼非大豕，安得一日而五牛同生。非不祥者乎。何尊畏之。即毀其祠。○黃震知廣德州，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姓，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嘗爭鬬以致犯法，其俗又有埋藏會，爲坎于庭，挾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鋼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立禁絕之。○潘鱗長云：楚永州接壤粵西，值旱魃爲虐，忽傳粵西活佛出世，自稱神農帝主，五穀真仙，能現身言語，或附體憑人，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修身格　事神　生

附立淫祠一所重修者同論附錄　宋

謂敬之則蠱不害稼否則立致人死楚毋愚氓晝夜迎賽奉之若狂於是巫覡乘機煽惑科歛愈熾永紳劉振賢封公諱國柱者聞而嘆曰豈可令開天粒食之聖淪于妖妄耶遂援古西門豹之投巫韓昌黎之鬧異狄梁公之焚祠上書當事曉示愚氓力為止之永士民稱公此舉功被榆枌誠不誣也夫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驅妖妄非行已端而處心正者不敢如劉公斯無愧其為古今之端人正士也已

二十過 自知過失不改行修善更設齋醮祈免干瀆神靈

發明 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凡人不早自砥礪求為聖賢之徒苟且作為取快一時忘其後患反之中心多有不堪自問者一旦悔悟惕有痛自洗滌勉强行善使善日益長惡日益消天地鬼神鑒臨眡遠不特可以蓋前愆且可以獲後福轉移之道舍此安從今人謂諂媚鬼神即獲陰祐禮誦經懺便得消災平時縱心違禮毫無顧忌之心至死不革彼其所恃惟有經文數卷佛號千聲炷香一爇醮壇一疏而已孔子曰得罪于天無所禱也天道福善禍淫為善者加之以福不待邀求而後至也為惡者懲之以禍豈因祈請而得免乎今大都縣之吏誠知奉公行法必當明賞罰之條絕請託之路苟有罪而干以私則怫然而怒不惟不聽且重坐之矣況鬼神與佛奉天行事者哉彼不知自修而以邀媚之事冀免罪戾祇益其愆耳夫復何益人亦可以反矣○四本堂詩曰不義慢燒千束紙虧心枉費百鑪香神明祇是持公

道。豈。受。人。間。恒。法。贓。徵事 王介甫子雱病亟。命道士行。醮。大。陳。楮。錢。其。弟。平甫曰。兄。在。相。位。常。以。公。法。繩。奴。吏。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法。耶。雱竟不起。此神明不受妄干之証也。○朱子云。泉州一富室。捨財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況義理哉。○李東谷曰。世人不思積善積惡。殃慶各以類至。惟託緇黃誦經持呪。或謂保祐。或謂禳災。或謂薦亡。如此則有資財者。皆可免禍矣。昔寒山見人家懸幡。因作頌曰。半作幡身半作脚。掛在空中驚鳥雀。行住坐臥思量著。造哉斯人。附錄 羅文莊公因知記曰。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鉄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靡費之事。日漸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柰何世之語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檀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

不足信耶。且夫貧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脫。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愚按開明世之建道場以爲功德者。無有如此劉切。故備錄之。

◎祖宗丙舍。力能修葺。任其坍毀不顧。

十過 祈禳不修善事。專務殺生祭獻。發明 蓮池大師曰。神明固不可褻。而亦不可諂。如祈求願心。切勿告許宰殺牲牢之類。此名惡願。有業無功。縱得遂心。終有苦報。乃至造像造塔。供飯僧尼。只宜隨便喜捨。不可有心求福。益大悲平等。是佛正直無私。是神豈有因賄賂降福之理。若以理言。惟在忠君孝親。憐貧哀老。救災恤苦。戒殺放生。種種陰騭。種種方便。隨分所能。力行不怠。庶幾有濟耳。○胡振安曰。世人信禱遇有疾病。譬視醫藥。惟以祭獻爲事。甚有一禱可破中人一家之產。雖傾貲竭髓而不顧。究至產破而身旋隕。財命兩失。猶悔禱祀之未至。殊不知其由師巫輩巧爲誑惑。鄉愚煽動。老少如狂。安得有心人廣爲之開示也。○愚按因疾而脩善以獲報者。往往捷于桴響。方其急時。既不惜費。則善事何不可爲。人何不即以祭獻之費。實行一二有益善事。雖命數在天。未始不因其一念之誠而有可挽回。以理挽之。不難明曉也。

◎祭所不當祭者。發明 禮經有淫祀之戒。陳淳曰。假如正當之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便是淫祀。今世俗于動輒瀆神。忽其尊嚴。欲屈之于筆門圭竇之地。忘

其輜裝群闖入于巍殿寢宮之中。意將謂鬼神歆此飲食。自與我爲親也。遂有操一豚蹄。而祈禍無所不至。豈非侮慢之甚乎。而世人不察也。甚至憑庸僧俗道之說。爲齋天饗帝之舉。犯分僭越。雖曰愚昧罔知。然不得謂非過也。

附錄 朱子曰。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淫祀無福。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遂其姦欺誑惑之術。丘瓊山曰。神人一理。以非禮祀神而神不之享。亦猶人以非禮待人而人不之受。受非禮之食者。必餒。餒之小人享非禮之享者。亦必淫邪之小鬼也。○嘉定紀王廟鎮有張三官者。行商于橫涇。泊舟步岸。見一婦人獨坐檐下。同舟者戲令挑之。不意婦之翁姑夫叔俱在後屋。聞聲突出。擒毆幾斃。同舟者亟往求免。始得釋。後五年。復過其地。見有廟巍然。祭禱者雲集。詢諸土人。土人曰。此張三官廟也。因詳述其故。則由婦家作祟。始蓋毆張時。婦不免有矜憐之心。神不自安。夢寐間恍見張三官來。曰。吾爲爾被毆致死。特來索命。因患疾發譫語。作張三官言。舉家危懼。禱巫教導。爲之設祭立廟。而張三官之威靈。赫赫于鄉愚之耳目。有患疾者。輒作張三官言。祭則立愈。遠近聞風走禱。廟中兩三巫執事。猶不給。張三官聞此大駭。乃以己之實事告之。相與至婦家。初猶驚爲鬼也。繼知其果未死。閧然大笑。祭者中途各散。鬼遂不復靈。觀此。則知朱子謂恍惚影響。乃是心有憂疑。及丘文莊所謂淫邪小鬼。皆確然者也。而凡媚神妄祭者。誠當謹守禮教。勿爲

巫覡所惑矣。○按洪武間革淫祀，民間許祭竈及中霤，中霤即家堂神也，又許祭五土五穀神，謂春祈秋報，小民之情，亦有不容已者，今俗歲暮，各祭土地于家，相沿此典，或各家聯會輪舉，稽諸會典，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專祈雨暘時者，五穀豐登，每歲一戶輪當會首，今世每以祀城隍神，謂之社祭，亦古意也，又出門必祭五路，即古之所謂祭行也，按古有五祀，今世祭門祭井之典，久已不舉，愚謂井之功與竈並重，其祭固不可廢，特今世知有祭竈，而不知祭竈之禮，宜遵文公家禮，用紙牌書司竈之神，置竈上，焚香再拜，跪告曰，今日歲暮，敢請司竈之神，出宸就祭，迎紙牌正寢堂中，儀節與祭土者同，今但祭于竈上，不殘褻乎，已上諸祭，皆民間所通行，苟因疾病有所祈禱，祀先之外，亦只宜祭家堂竈，推而至于祭土地，已覺義理不倫，上之而祭城隍，則冒瀆矣，凡此皆當審而行之，昧此者總謂之淫祀。

◎將經書爲戲謔之具。一言十過 發明 彙編註云，犯此罪者，文士居多，或以聲音巧合，援恣慧舌，又見市井輩多以四子書言作酒令，習而不覺，斯固蚩蚩無足深責，獨是讀聖人之書者，乃即侮聖人之言，試思飲既號文人，亦何者不可以發才鋒，快雄辯，而必以聖賢之言作謔浪話柄乎，其獲譴豈可以數計也，吾願讀聖賢書者，咸痛戒焉。

◎小物呼神呪罵。◎祀先失時。因病因正事，則令子弟代，若因游戲酒食，雖令人代，同失時論 發明 程伊川曰，喪祭禮之大者，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忽此，厚于奉養而薄于先祖，甚

不可也。○語類載朱子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四時大祭。用分至日。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祭于正寢。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止一上。斟一杯。忌祭只祭一位。亦遷主。按朱子所謂俗節。指重午中元九日之類。愚謂此三日。但薦可也。不必祭。若今世俗節。則有清明。七月望。十月朔。乃國典厲祭日期。各家皆舉家祭。習以為常。此則分至四祭之外。所不可廢者也。又有除夕一祭。亦是俗節。亦不可廢。又魏莊渠先生曰。生日不受賀而獻考。固極情淚。此意却甚懇至。今人生日供佛。殊不經。宜具酒果薦廟。

附錄 鄉校禮輯教民榜祝文曰。昔者祖宗相繼教育子孫。懷抱提攜。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暖。增減衣服。撙節飲食。或憂近于水火。或恐傷于蚊蟲。或懼罹于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未知所以為報。茲者歲序流易。時維仲春夏秋冬。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備酒饌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饗。此文辭語淒婉。讀之。可以知報祀之意。動人罔極之思。

◎展墓不至誠。

敬事 孔墳母既葬。歷官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形責之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冢而子不知。歲時祭享寄二女家而子不問。敬親孝祖者如是耶。本當得冥譴。以汝居官修謹。姑置之。自後切須勤視墳冢。歲設祭享。山神亦以安我也。按不至誠。謂畧盡虛文。無以格親。不祭土神。無以寧親。若并虛文遺却。固應加數倍論過矣。○崇脩指要曰。墳墓為先人體魄所藏。寒烟蔓草。愴焉生悲。斯至情之不容已者。故朱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塚。往往哭盡哀。他處則不

然矣。今世俗假拜墓之名。大率與兄弟親友。放情游覽。盡歡而歸。求所為追思哀慕之情。漠然無也。俗徹已甚。秉禮君子。宜思所以維之。◎伐一祖墓樹木。枯死者則非過。發明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于丘木。

三過

醉入廟院。◎臨祀發怒。雖中理。亦記過

一過

一日間溺吐便溺。不忌三光。及不敬家堂竈神。徹事

崇修指要曰。孫瑾奔父喪。嚴冬。跣足載柩渡江。適值天昏地黑。瑾慟哭皮禱三光。一時風止波息。曰為之見。又繼母唐氏喪。目禱于三光。祇之復明。唐氏卒將葬。時春苦雨。瑾夜哭。天遂霽朗。至壙昏夜無光。瑾復哀號。星光燦爛。月不當期。炯然如晝。以此觀之。三光在上。不但有照臨之恩。且隨祈而隨應矣。安可生玩忽乎。○袁人夔夢家堂神謂曰。汝生平旦晚在神位前燒香。甚善。但汝鄰佑。俱到神前取火。反生褻瀆。以後不必燒香。觀此。則家堂神不可不敬矣。○淮安某士。醉後戲一婢。婢力拒得免。四鼓時。妻忽叫醒云。頃夢一神。星冠皂服。頗似竈神。向汝寫文簿而去。上聞之。毛骨悚然。即將此婢配人。因向婦曰。汝昔夢竈神時。因我欲戲此婢。想事雖未行。此心已欺。故為司命所錄耳。觀此。則竈神不可不敬矣。廣義恩觀世俗祖先供案前。率多簡忽。不留意。或以雜物堆塞。或以閒雜涸污。是即感應篇所謂輕慢先靈也。白文之言不敬者。雖不連及祠堂。實當統于其中。◎指觸三光。徹事晉晉陵大旱。郡守曾公祈禱甚虔。夢

神告曰。明日有老人挾一傘入西城門。逼之以禱。必應。其異處只在一傘耳。昧旦。遣人伺之。果得。公懇其禱雨。老者不得已。赴壇焚香告天。天忽大雨。公禮謝之。因問此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愚民今年八十。生平敬天地三光。所挾一傘。遇出路便溺。張以蔽身。使不穢觸三光耳。張拊門曰。非必人人效其挾傘。何可不死也。夫既云敬。則溺人人效其敬三光也。便溺不容忽意。剏敢無端指觸乎。

◎越井竈 廣義 越竈者少。越井及坐井者多。不可不戒。或以穢雜入井。此惡尤重。宋江南訃吏止于傳舍飼馬。及去。以馬食殘剉瀉于井中。謂已無再過之期矣。未幾

◎富室大家 復由此飲水。爲昔時殘剉剉喉而死。

置坑於家堂竈神附近。或時以穢穢過其前。 增註 置坑者。一

日一過。過前者。一次一過。若限于地隘。不得不相近。則宜別置神位于幽雅潔淨處。以見敬神之自有所也。此亦行權之法。其或不得已而過其前。須以物遮蔽。如此始可免褻瀆之過。 附錄 順治初年。崑山唐順泉其父已死十三年。一夕魂忽歸家。附其第三媳曰。我今已爲金神寧濟侯從者。頗知其間事。余家無異止以汝母惜小拾取穢柴進竈。及家中男女或傾溺器。或大小便不洗手。輒即上竈。竈神每于月晦之日上告天曹。故特降令家疫症。

◎對北溺溺。 徵事 漢管寧偶晨起其亟謹之。聞者無不股慄

對北溺髮忽瞿然。曰。北辰至尊所居。何可褻犯。淚自引咎。若無可容。古人對北敬慎如此。

◎癸浦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火起。數十居皆被焚。三日始絕煨燼中。有小樓三間獨存。乃所謂小四房者。姑

婦二人寡居素事北斗。暑怖時。但向北叩頭求救。須臾見七人朱衣者立簷下。舉袖麾之。火應手而散。此敬北斗之報也。而褻犯者宜深儆矣。◎夜起裸露及當天洗浴。敘事張元字孝始六歲時。祖以中夏熱甚。將元溪浴。元不肯。祖問之。元對曰。衣以覆形。惡其褻也。裸而浴于日之下。日大。焉褻。故不能。祖大異之。○郭鎧素傲誕。當七月淋雨。裸體而居。舉首見屋際雲端現真武形。左右二神。執旗捧劒。鎧甚惶恐。自是永戒家人。不可裸露。◎烈風雷雨笑樂如故。◎

五臟六腑曰及朔望清晨怒罵行刑。雖中理。亦記過。

打苛責本過外。別加十過。寵前怒罵者同。敘事冒起宗曰婁東有强生者。父死。往龍虎山求張真人薦拔

適江右一人亦求薦。父真人伏壇起曰。穿紫者得度。茶褐色者發畜生道矣。蓋强父衣褐色而殮也。强問何以至此。曰。姑置他罪。只如每歲過臘。殺狗不輟。元旦輒多忿怒。不禮光明燈。當有此報。强更請懺悔。曰天律已定。無益也。强涕泣而歸。◎買一泥塑神像。供兒童戲玩。廣義以神爲戲。何等侮慢。昔李公守松。嚴禁肆中不得塑賣孔子關公之像。所以廣敬也。愚尤惡夫優伶之戲。扮演關公。甚至猴戲者亦爲之。慢神無忌。亦云甚矣。而官府未嘗禁戒。紳士往往樂觀。此愚之所大不安者也。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扮孔子像賓客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爲戲。文宗遽令止之。況敢及先聖乎。東朝驚嘆。曾哀公以儒爲戲。尚不可。況

之。此戲遂絕。今之演關公者。亦當如之。◎朔望日不燒香。敬事 符仲信病入冥。遇故舊數人呼曰。恩公何爲至此。相與拜求一吏吏曰。此人本合飢寒惡疾死於道路。以仁慈好施。故能起家。且與之賢嗣。其壽以不燒香。睡起遲。故削數人曰。此二事皆小過。吏曰。不燒香。即是無敬奉天地之心。睡起遲。即是有多淫之意。豈爲小過。數人相顧曰。厚德如符公。尚以此減削。人豈可自恣哉。仲信甦述以勸 ◎祀先前二日不齋戒及臨祀不敬。明發 戒家人。遂卒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李端純曰。世人以茹素爲齊戒。豈知聖賢所謂齊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令一。也。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君子無時不然。而臨祭則又加意檢飭。誠聚而乃可以交於神明。今人聊以茹素表其文。而役役世事。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畏一修省。不知其茹素。何爲也。○曹氏家規。齊戒告示畧云。切惟時祭之禮。所以展孝思之心。盡報本之道。丙當極其誠敬。外當肅其威儀。同寅協恭。務期感格。古人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爲此謹遵文公家禮。前期三日。主人率衆丈夫致齊於外。主婦率衆婦女致齊於內。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得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內穢之事。皆不得預。如違。以不孝論。又曰。祭祀務在孝敬。其或行禮不恭。離席自便。與夫跛倚欠伸。咳噫嚏咳。一切失容之事。量

過議罰 廣義 語類云古有陰厭所謂閫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陳幾亭曰陰厭之禮可行神位前及左右以深色布爲簾祭既獻則垂之少頃捲簾復拜而撤此所以體鬼神之情也祭祀以昧旦不以晝今人家多用辰巳或申酉間皆非交鬼神之候朱子隔日治具次日侵晨畢禮最得之 ◎祀先

不戒諭室人不潔 發明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朱子嘗書戒于曰吾不孝終天之恨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着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臠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穢褻慢以重我不孝 ○劉氏璋曰往者士大夫家婦女皆親滌祭器造祭饌以供祭祀近來婦女驕倨不肯親入庖廚雖家有使令之人役使亦須身親監視務令精潔 敬事 劉太子賓客李郸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温公曰此可謂祭則致其誠矣 ◎手不淨翻

動經書 發明 朗振炎曰今人供釋道經典俱莊嚴珍重而獨視聖賢書籍無妨散亂污累其移動經典香燭鐘磬等物俱先沐手而獨執聖賢書籍不論汚潔是何尊二氏而輕吾儒也 ◎臥看

經書◎以書作枕或加股上 增註 愚意四書五經當加倍論除四書五經外或在舟中不得已者容可恕過也 廣義 張邑翼編次不敬字過格有云書藏箱笥跨跳坐蹋者一次五過又云以書如厠及置枕席間者一次爲十過致以淫穢之氣觸突者爲百過又云塾師課讀怒其徒頑劣

漫將書卷擲地者。一次爲三過生徒背書錯誤。輒從句旁用筆塗抹者。一句爲一過。凡此皆是格所未及。採錄於此。告天下人共戒之。

惜福脩身之八 總論

以養福其切於修身者在此。固當以節省儉約爲宗。而爲天地寶愛施生。爲斯人尊崇有用。同此愛惜之心。以爲修福之地。且可以占其敬謹焉。則亦修身之不可畧也。○其專論省約之道。各言甚多。節錄一二於此。聞鍾集曰。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楊襄毅公炎。各贈居恒以儉自持。嘗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賒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隨滅。隨滅隨來。

之福。如添油。愈添愈潤。○慧遠上人曰。逆境易打。順境難打。逆境我意者。只有一个忍字。片時便過。若遇順境。則諸事適意。無迴避處。逸樂過節。有不期而然者。富人一日之費。貧人十日之糧。狗已忘人。必轉而尨人。偽已過惡潛滋。以此召災。以此速死。人特未之察耳。○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遵川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又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金世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又曰。朕每食。時常思。貧民飢餓。猶在已也。嗟乎。古來賢君。恒諄諄於儉之一字。以成至治。

蓋國而費奢。安得無聚斂。家而費奢。豈能不貪婪。洵乎奢儉之分。固治亂所由係也。○季元衡云。與其貪贅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何陽羨曰。老氏三寶。儉居一焉。人生福分。各有限制。若飲食衣服日用起居。一樸嗇留有餘。不盡之享。以還造物。優游天年。可以養福。奢靡收度。儉約鮮過。可以養德。多費必多取。至於多取。不免奴顏婢膝。委曲徇人。自喪已志。費少取少。隨分隨足。浩然自得。可以養氣。且以儉示後子孫。可法有益於家。以儉率人。敝俗可挽。有益於國。世顧莫之能行。力實不支。設法應用。不知剜肉做瘡。所損日甚。此告惡俗。可憫可悲。○胡文定公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子不足意。便有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一功 在在敬惜有用之物。不敢輕忽委棄。完好者防慎整之。遺墮者收拾之。得已物人物隨在秉此至誠念。出入無間。一日一不論已物人物隨在秉此至誠念。出入無間。一日一功。

徵事 明太祖嘗持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紙。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消。鎔。得。之。又出雜紵絲小片縫成如毯者。曰。此。製。衣。裳。所。遺。用。緝。爲。被。猶。勝。棄。遺也。一日見二內使著敗靴行雨中。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爲。此。非。日。多。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

附錄 咸通庚寅歲。洛邑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于溝壑者。至蠶月而桑多爲蟲食。葉一斤。直一鍰。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陰

翳公直與妻議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粮。竭力於蠶。未知得失。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之粮。則接麥矣。妻然之。乃掇鍾坎地。卷蠶數箔。痤焉。明晨荷桑葉詣市鬻之。得三千文。市蔬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灑於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鮿肉貯囊中。無他也。吏搜索之。既發囊。幠有人臂。若新支解焉。吏乃白官鞫之。具言其痤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官遂遣人至杜驗埋蠶之處。掘坑中。惟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臂拼之。宛然符合。集鄰保責首狀。並稱埋蠶是實。府尹曰。王公直雖不殺人。然蠶原無惡蹟。吏具報府。府尹曰。王公直雖不殺人。然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置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為腐蠶矣。誌此事。見有用之物。必當敬惜。而不可委棄也。

也。○過荒年。雖衣食有餘。思憫貧乏。加意抑損口腹。

一曰一功。敬事 江西惕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於家。款語久之。先生曰。能少留疏食否。及設饌。惟葱湯麥飯而已。歡然共飽。已執手言別。曰。古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也可離。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噫。意淡矣。○抑損口腹。在平時已當然。此條着眼加意二字。正德已巳大水。鄉民饑。曹定巷致仕家居。率先勸諸大夫行賑。親黨招飲。皆不赴。曰。民絕食。而我輩乃列筵。哉。日食減常用之半。不敢全食米粒。間雜糠粞與家人共食之。如此過歲無問。秋禾登熟。始如常。張橫渠為雲巖令。歲歉。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饑孚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

忍。有擇乎。甚或吞噬對案不食者數四。此所謂加意抑損者也。◎**日間見遺粒遺字輒拾**。發明穀粒之爲功大矣。字紙則與並重焉者。蓋人而不有夫字。則一壁之隔。不能相達。越宿之事。易以遺忘。況能通問萬里外。屈卻千載前哉。此其便人之功。已難量矣。而聖賢所以明理。王者所以定制。亦惟賴此文字以傳之。則穀粒有養人之功。而文字實有成人之功。宜其二者相並。非天地間之最尊貴者乎。是以古聖人制字之時。至於雨粟鬼哭。誠以其事之靈通秘異。洩有足以佐造化而扶民物者。謂可褻視之哉。

三功 機中拾穀粒。淘淨食之。徵事陳鎰父孟玉爲人良善。嘗出行厠側。有鍋底飯一片在厠旁。滌而食之。是夜夢神告曰。汝好善如此。當獲福報。未幾生子鎰。仕至尚書。雖陳翁之積功。非止此一事。然既爲行善之人。必極諸無不爲。方不愧善人之目。天神適於此著其嘉許者。殆故欲令人於細微處留意乎。◎**機中拾一字紙。洗浴焚化**。徵事王沂公父極敬字紙。嘗機中拾得。必以香湯洗浴。埋潔淨地。夢宣聖諭之曰。汝何敬吾字紙之勤也。惜汝老矣。無可成就。當令曾參來生汝家。顯汝門戶。後生子名曾爲名宰相。

十功 富貴人留意施濟。自奉安淡惜福。滿一月爲十功。徵事伏湛爲平原守。時天下兵起。湛謂妻子曰。天下皆困苦。奈何獨享用。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至百餘

家後官至司徒封侯子隆爲光祿勳翁嗣爲尚書孫愛爲大司農○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貲諸父析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僦祿所入給宗族鄰人急難至其歿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昔賢如此盛德眞令人景仰無已也○李延善妻徐氏有賢行家貧遇凶歲自度不能活人也則命家婦曰計煮飯用米若干而多煮爲數鄰人飢者來則食之曰吾日三粥足以無飢矣而餘九可兼濟人不愈於食飯而獨飽乎夫欲施人必務齊已惟齊已乃可施人此是相關之理昔賢論之詳矣是故不必富貴之人皆可留心爲施濟之事無如惑溺於私則惟已之是奉而猶恐其不足人何恤焉而徐氏以一婦人而有此愷悌之心廣大之見不其難哉○史涵曰人生有些小錢財亦是前生所種不可不善惜亦不可不善用其半菽不捨非惜也騎奢暴殄非用也寶禹鈞家無金玉之餚衣帛之妾而賴以全活者不可勝數斯眞爲善惜斯眞爲善用前輩有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歡娛未許暫停盃嗟乎豈特歡娛也甚而肚腹膨脖嘔吐穢藏藉思得少減涓勺而不能也故有富人一盤飧足供貧人十日飽者矣一席宴足供貧人終歲食者矣究究之一人下箸曾無幾何而詣狎之饕餮婢僕之狼藉總折算其一人之祿食也何如少存節省多作幾年享受旋行施濟以留與子孫領用乎○陳幾亭曰慳與儉侈與奢後判然人我之分慳是嗇於施與儉是薄於享受奢是厚於奉身侈慨是喜於及物未嘗相似相混也范希文食不重

味。設義庄二十頃。東坡日用三十餘錢。而臨化焚券五百金。眞儉之人。夷然不慳。又曰。儉無人我。惜人之財。猶己之財。蓋惜其爲有用之物耳。故儉者多好施。省於無用。以致用也。否則吝而已矣。廣義諸晉三日此條尚有可循例以推者。如爲師受人供養。能甘淡泊。惜福亦應同此記功。益天下之物。爲天下惜之。減己一日奉。則爲天下留一人食。斯論亦甚精當。謝簡字一默性猶介。爲御史恩延爲館師。與主人約。供具無過一盤一煮。曰。余以養腹耳。教若子弟。儉也。素善酒。至是僅進二酌。曰。無使若子弟他日。羨酒。訓五年如一日。師範爲里黨所稱。誌其人爲勸焉。

二十功 誠心持齋一年。增註

◎供養貧僧拾路遺字。經一月爲十功。發蓋持齋者。非以佞佛。非以矯情。不過爲天下存惜福愛物之念。故得記功。若中藏怨憤。不特無功。且日犯過矣。徵事徐莊裕家居儉素。毋過往還之家。見華饌。愀然臨觴而不食。或勸之。曰。我今日心齋。當茹素。里中有化之者。

五十功 終身不御無益珍玩。發明

沈龍江曰。里中富人。艱難起家者。其居家器用。多不求備。亦不求華美。及後子孫後大。則反笑前人爲吝爲野。一服一玩。無不盡飾。至有一扇之資。可飽百人者。豈不可惜。然亦不旋踵而遂索然矣。○管子曰。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賈誼曰。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百。歲今半歲。而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天下所以不足也。桓寬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剪。工不造奇巧。

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今世俗壞而競於浮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徐賢妃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又宋史有云。惟思稼穡之艱。不以珠璣為寶。此皆經世名言。○呂叔簡曰。樸素渾堅。聖人制物利用之道也。彼好文者。惟樸素之恥。而靡麗夫易敗之物。不智甚矣。或曰。靡麗其渾堅者可乎。曰。既渾堅矣。靡麗奚為。是故君子作有益。則輕千金作無益。則惜一介。假令無一介之費。君子亦不作無益。何也。不敢以耳目之玩。啓天下民窮財盡之禍也。

◎化全家乘守惜字五戒。附錄

丁彥超先生惜字歌曰。惜字紙。

大功德。灰堆溝厠路旁堦側。眼見須當拾。土埋火化付長流。不費銀錢不費力。發勤心。莫休歇。冀諸般作踐更堪憎。燭心花爆。覆瓶瓮。糊窓壁。算將來是拙。省得幾多錢。造下無邊孽。天公辣手不相饒。有時一朝千倍折。舊文章。破書籍。加意收藏無用底。不如燒訖。嘗見貧人去賣錢。道是飢寒顧不得。此話眞痴絕。今世飢寒前世孽。不由人擺畫。孽上增添孽。衣食重擔還加石。死亡益迫。請思量。詩書昭萬古。經典流千劫。全憑墨跡圖名求利。大小千般。日用誰能缺。尊重眞無敵。功勞難盡說。惜不惜。明神暗記能詳悉。報應從來不差失。

百功　終身無日腹之欲。發明

于思曰。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

腹以身取節。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蕪東坡曰。菜羹菽麥。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東坡又嘗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乃作偈四句。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李小有曰。人之口腹。何常之有。富貴之時。窮極滋味。暴殄過當。一遇處困。求藜藿充飢而不可得。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麻為心。使坼裂方食。及為冉閔所篡。幽廢思其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東洛貴家子弟。飲食必用煉炭所炊。不爾便嫌烟氣。及其離亂飢餓。市脫粟飯食之。不啻八珍。此豈口腹貴於前而賤於後哉。彼其當時所為。揀擇精好。動以為物惡而不能下咽者。皆其驕奢淫佚之性使然。非天生而然也。一種膏粱子弟。一離襁褓。必擇甘腴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亦自不少。人生何常。幸而處富貴有羸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美惡。隨遇而安。無有邊擇於胷中。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子瞻兄弟南遷。相遇梧藤間。市餅麤不可食。黃門置筯而嘆。子瞻已盡之矣。二蘇之學力識見。優劣於此可見。

附錄 席啸濱曰。先輩之於儉德。稱數其美。蓋亦不遺餘力矣。而人。辛。不。覺。其。即。於奢者。一。以。習。之。難。返。一。以。欲。之。易。流。也。然而習難返。畢竟由於欲易流。端。本。澄。源。惟。在。寡。欲。

◎**一切作事。惟務中禮。不隨俗。廢費。就終身言。發明** 賈誼曰。世之俗後相耀。人。慕。其所。不。如。竦。迫於俗。願。其。所。求。至。以。相。競。高。嚴安

曰。今天下人民用財後靡。後則無節。無節則不可贍。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漢成帝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定尊卑。異車服以彰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侈。閈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穀。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傳咸曰。奢儉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喪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綺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堅策肥。古者人稠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曠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陸宣公曰。國之紀綱。在於制度。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厲廉隅也。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理徇貪求。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惟貨是崇。惟力是競。貨力苟備。無欲不成。既濟嗜慾。肆其貪婪。曷有紀極。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風俗訛靡。此庶困窮。由此弊也。朴巷子讀此而有感焉。因作頌曰。生民何德。守法其職。後靡能戒。財產饒給。可以守廉。可以周急。惟彼君子。鄉閭表率。○袁氏世範曰。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速謀損節。猶慮不及。況有不之悟者。何以支吾。席帽濱曰。此所

以李文靖張文節俱豫爲子孫計而不欲廣大其規模也若祖宗能豫爲之地固善不然則祖宗規模愈大子孫收斂宜愈易【微事】宋馮元至孝執親喪悉倣古禮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說孝經鄉里化其風親喪盡禮無有齋薦者夢異人與紺蓮花使吞之後入詞林贈尚書夫事之大者孰如喪祭然賢者不以狥俗爲孝也桓寬有云古者事生盡敬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則以奢侈相尚雖無哀戚之心而繁文勝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吁亦甚矣其惑矣故特舉馮公爲世人告而其他作事固可准此類推也【附錄】徐伯同曰古俗質樸吉凶之用皆務實益無浮文靡具故居官祿入與民家百畝俱足供贍力既不困事亦及時晚世浮華無實之費什百於正務所有不支動需假貸於是耗損家

業有以不及而失時者中人之家語婚嫁喪葬則蹙頞愁苦富貴之室利入甚廣大半乃供浮費彼犯義冒法以苟得者意亦爲此江南諸處吳下尤極靡風者屢欲抑塞而不能嗚呼此正末世大亂之源顧隨俗者既溺而不察卽在有識亦難遽以古義格之正恐弊極而道窮當有關於大運之反覆也

百過 性喜豪華輕忽物用經一年爲百過【增註】是必於逐日逐事外加記者【發明】胡師蘇曰天地所生財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撙節愛惜若有不得已而後用之之意雖所處有餘常懼不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奢侈淫縱任意妄費不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必爲造化所忌安能久享福祿乎【徵事】康熙庚戌進士沈尚仁爲崇明縣貢才自高奢華豪舉屏帳几席備極工麗入其署者如登天

宮。僮僕數十人。皆綉裝佩刀。衫褲悉用綾緞。都督劉公徵言誡之。沈故傲然不屑也。在任貪婪無厭。廢惡不作。爲士民所訟。繫獄半載。所入贓賄。耗費一空。任內交盤未清。僦舍居焉。僮僕都散去。僅存一小使。日賣衣服器皿。以給朝夕。醫憤病死。尸爲鼠嚙。都督劉公捐銀五兩爲之買棺。妻子狼狽。有不堪言狀者。推其原。不過年少與豪家。遂致不能操守。貪婪肆惡。似有所不容已。非其性樂爲也。歷觀清介之官。未有不淡泊以自奉。松父老常述郡侯李公。日膳惟摘園蔬。三四日始一買腐。蓼城人言邑侯陸公邀請同年設六簋。皆菱芡瓜茄之屬。古人云。惟儉生廉。信矣。世風澆薄。儘有未出仕者。儼同沈令之風。不可不早戒也。○司馬文正答劉蒙言書曰。光居家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常衣帛。又曰。光自結髮以來。實不敢錮蝕妄取於人。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也漸。亦其理宜也。今日士大夫服御華侈。交際稠疊。既不能繼。而取諸非分。以益之。於是名節掃地矣。攻苦食淡。自是吾輩本色。其慕於進。而後有所懼耳。○唐荊川曰。今之所謂廉者。前有所謂康者。必始於不見可欲。故其奉於身者薄。薄奉於身者。物。輕益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如郡侯郭文麓居官以清苦繩約自立。嘗言曰。吾蔬食則喜。肉食則不喜。布裩則寢。乃安紵裩則寢不安。其夫人亦樂於糲衣蔬食。然則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惟如是而後眞能爲廉歟。○高忠憲公家譜。述其本生父繼成公。嘗以一裙示攀龍。補綴破二十年。如僧衲而服之。無歎所居一室。牕紙第綴破裂。未嘗易。新諸節嗇多此數。而視非已之有。閉目揣

指曰。餉我神矣。又流其嗣父靜逸公纖嗇治生產。負郭田五十畝。早作夜息。程入量出。粒米束薪。不妄狼戾乎。生未嘗負人一錢。女翁楊虹橋垂沒。以千金託公。公曰。我猶空中鳥。翱翔飲啄。自如。千金入吾家。吾入籠中矣。嗟乎。介節皎皎。非勤生節用。豈易保全哉。

○許文穆公與已丑試朱平涵登榜。約日聚射所戒勵之。既至拜謁平涵初欲親承其教。從諸元魁挨近前列傾聽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賜賞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即如我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為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切體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平平無奇。平涵曰。由今思之。即是宋舉主問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輕賞賜節。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文穆獨孝出俟人領悟。當是時。新貴安然不聞座主有一夜一錢之費。其慮長。其憂切。不下帶而道存矣。

附錄

曾見寶善堂功過格有一崇儉論。其畧云。禮義生於富足。今人不能行善。往往以貧窮之故。所以貧窮。害於不勤而尤害於不儉。管子曰。姦邪之所生。生於無度。又曰。民無餘積。其源在生。其流在用。源有盡而流無窮。就天下之人言。生者十。用則盡。人而難免也。就一人之身言。生者無幾。時用則虧。死而未了也。就人情之大凡言。生之念易於自阻。用則愈後而愈廣。無所終極也。極勤之效。不敵不儉之敗。所謂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慾壑。則儉之尤要於勤可知矣。且生物之豐歉。由天。人力有所難強。則生或不可必也。用物之多寡。由人。天變不難預備。惟儉則可自主也。曾子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

雖富其貧亦易致也甚矣儉之不可不重講也其下詳分條件如飲食衣服等項痛斥晚近世不儉之弊今不備錄

五十過 作事不務循禮自恃得爲縱恣踰節。一事爲五十過。發明

宋神宗朝明道先生上疏有云古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擬王公禮制不足以檢敕人情名數不足以厘別貴賤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

三十過 平時爲已取樂延養一歌舞者。一年爲三十過。發明犯此過者

其心必放逸已甚其於恪中過隙無往而不犯可知人將以爲僅求自適無意害人亦何所妨而不知長心日泯去禽獸不遠者正在於此故其過不可淺視也○昔誌公和尚與梁武帝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數人爲驗命囚各持滿水周行堂下戒曰盂水不溢當貸汝死既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滴溢者帝乃嘆曰汝聞樂乎對曰不聞誌公曰彼正畏死安得聞樂陛下誠能如此恒懷畏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矣○勞曾三日車之行地羊腸可過而或翻於澗溪蓋戒險於康衢舟之行水瞿塘可過而或覆於平流蓋戒忽則全玩平則覆也孟氏死生之論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常試思之使我志氣昏惰者誰歟使我功績業廢者誰歟使我歲月荒棄者誰歟使我節本同腐者誰歟使我縱欲忘

反。而流於惡者誰歟。使我勉備忘患。而陷於害者誰歟。皆宴安之爲也。故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薛文清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原也。國以逸欲而亡。家以逸欲而敗。身以逸欲而喪。昏愚爲戕賊。患無不至。○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慎之意。此兩字無論老少。無論貴賤。咸不可失也。失之便流於逸樂。以家國言。則爲興廢之關。以一身言。直爲人獸之關。豈淺省之。

附錄 唐穆宗初年。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競爲遊宴。沉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孔毅父曰。眞宗朝。李沆王旦同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卽減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數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遠征。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朝中欝欝。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其姿識也。觀此。可知盈滿爲憂。逸豫是戒。一防侈心。一防靡費。保國保家。無異理也。

眉義 愚因白文爲已二字。意欲增註一筆。爲親娛老。不在此例。既而讀楓山先生之言。謂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大賢高明。自有見地。

二十過 富貴家遇荒年。不節省繁費。發明

不敢苟簡也。顧觀於今世行事。其繁文過費。大多無謂而可已。此非必出於縱恣。蓋俗人意見。若謂當然耳。夫俗所沿襲。知禮者。豈亦從而效之。至若凶荒之時。雖禮制必當然者。亦不得不量加節省。傳所稱凶荒殺禮也。昔聖賢既有其訓。則知如平時之依禮。且為不變通。況尚有得已之繁費乎。敘事 棟塘陳良謨曰。正德三年。州中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收。州官檄申災。又得免租。明年又大水。各鄉淹沒殆盡。吾村頗高阜。又獨收。州官檄申災。又得免於是大家小戶。動作靡費。無不揚揚自以為樂也。予告叔兄曰。吾村中當有奇禍。吾家與郁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叔兄殊為不然。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叔兄動念。問吾三家畢竟如何。余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越一年。果陸續俱遭回祿。◎

自量力勉為繁費。發明

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妒嫉之念。撐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掤扯之計。又云。諱貧者。死於貧。勝心使之也。又云。貧不貌富。可以長貧。近世士憑陵意氣。塗餙耳目。貧於家。不貧於實。謂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拔俗。而其未能不別開徑竇。又云。世人只為體面二字。百事勉強。身心為之罷勞。各行為之窳裂。護惜小體面。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錯。附錄 支元獻嚴產以搆高堂。堂成而養贍之適竇諫議過

曰堂甚好。只欠兩條梁。或問其故答曰。一條是不敢。一條是不酌量。貧人好勝。正坐謂矣。◎容任室人取一字紙書作綫包裹。容任糊窓覆瓶等。

一過。徵事 康熙壬寅五月金陵牛市馬回于家。有雷自地中起。燄若火輪。過繞廳事。家方宴客十數人。皆懾伏。無所損。旋飛入室。震馬之妾於樓上。有手製新履。幾雙碎裂於前。其中字紙片。斷縑折蓋。其婦夙昔恒以字苴襯鞋底。坐是譴云。愚山子曰。噫。莫汚如履。而以字紙苴之。穢褻已極。雷斧之及宜矣。然婦固無知。不讀書者也。今之拋藏狼藉。覆瓶拭几。展轉穢褻。且有甚於履中之藏。足底之辱者。上帝之怒。更當何如。況為此者。又皆讀書識字之人乎。◎容任家人狠籍米粒。不嚴加誡

誡。徵事 謂不時不戒。諭非謂當見不言也。若見而不言另有見過不規例。逐次記過。徵事 松江西門外未盡。因天熱至明穢氣蒸發。家僮張某取以拋棄牆外。適登廁見飯粒誤入廁中。告太夔母。母覓擔糞者至。初七日細檢飯粒投河。本日下午。太夔子病少頃。太夔亦寒熱大作。初八日夢趙玄壇至室中曰。奉上帝命。汝家不敬五穀。汝赴審。太夔泣拜曰。某生平無過惡。拋棄五穀實係不知。此家僮張某所為。神曰。罪坐家長。遂隨行。如入半空。俄一人執旗前來。令帶往家堂。神前審理。同至家。家堂神曰。袁某生平燒香好善。此事實坐不知。且所棄米粒。已經收拾。但雷部已發。不能中止。必須經過。汝家然可無害矣。袁猶恐張其仍遭天誅。拜求再四。玄壇舉鞭令袁并攝母妻

于女及張其俱從鞭下過。日皆可免矣。太夔遂遁。本日微雨雷聲竟日繞屋。但不甚震張其是日。亦昏迷如醉。薄暮乃醒。愚按此等事。皆由平日不戒諭所致也。可不慎歟。

眞益 須知狼籍米粒。與感應篇之散棄五穀有別。狼籍者。忽略為過。散棄者。暴殄為惡矣。知忽略之過且不可。而暴殄之惡。不益宜戒乎。張儀方有田數百頃。每歲收粮萬餘石。倉廩堆積。發糶不盡。多至紅腐。從不以升斗施濟於人。自用則芝蔴飼豬。黃豆飯牛。毫無愛惜。正德六年。黃河遷徙。其田盡倒入河。子孫至貧而為乞。得升合珍如珠。人謂昔時暴殄之中。不無隱然犯此者。盍常自儆察焉。

十過 士庶人家居厭棄惡衣服

發明 武王衣銘曰。豐桑。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汪介人曰。力能衣美而衣敝者。天福之。分當衣故而衣新者。人目之。方弘靜曰。堯之至德也。而稱之者曰。衣履不敝盡。不更為。此非細行也。今有居無長物者。輒曰是亞堯為不足尚。何自暴也。

徵 明成祖服裏衣袖敝且垢。納而復出。侍臣合贊聖德。上曰。朕雖日易十衣。何患無之。自念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祖躬親補緝。皇考喜曰。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也。

附錄 范堯夫布衾銘曰。蔡襄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得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瓢。百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成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銘。其可忽諸。

五過 有錢不施濟貧乏置一無益器皿。

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齊高祖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見主衣中有玉導曰留此正長病源即命擊碎唐玄宗初立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總之古人除布帛菽粟外皆視爲無益不惟不貴且恐屏絕之不甚也若夫器皿惟以適用爲主杜詩曰莫笑田家老无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无盆盛酒與玉壺銀碗同一飲也同一醉也何分別之有今人每不惜重價購一珍玩曰用之閒一無裨益顧時加拂拭以此自娛爲民則毫不計及於稼穡艱難爲士則毫不念及於民生國計書曰玩物喪志此等人充塞

天下。天下何由而治乎。昔王文正公爲相。有以玉帶獻者。曰此帶絕好。公曰身自負重。使人道好。不亦勞乎。呂文靖公爲相。有以古鏡求售者。曰能照二百里。公曰吾而不過摽子大。何用照二百里乎。又有以古硯獻孫之翰者。曰此石呵之則水流其直三十千。孫曰一日縱呵擔水。所直三文耳。何用此爲。三賢之所見者大。所以爲名執政也。附錄 于毅山曰宋徽宗一日內宴出玉卮玉盞。以示輔臣曰用此恐人以爲華。蔡京曰乃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此不但逢君之惡。乃過君之善。京之佞不容誅矣。即此觀之徽宗以前天府內庭未嘗以玉器爲用。乃今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購犀玉酒器以華賓筵。不亦後乎。夫以商受之奢賢臣見象箸而嘆宣和之後。昏主以玉杯爲華。今之士人。且以象箸玉杯爲常。是古

奢淫之士所不敢輕用者。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物力之詘。有以然矣。○呂叔簡曰。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人多少生成的財貨。悞了世上多少生成的工夫。淫巧不詠。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談也。○蘇東坡曰。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儉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日儉。然吾儕為之。自與俗人不同。又書示內兄曰。聞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令退居之後。決不能食物味。麤次不能杜門謝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吾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坡近年視之。如糞土也。

◎為自己生辰召客宴會。製錦屏設鼓吹。矜張誇艷者。加倍發明寇萊公生辰華侈過盛。帝聞惡之。王文正曰。准許大年紀尚駭耶。駭之一字。可謂評斷最確。世之好舉慶賀。勞人傷財。不顧損福。皆是駭耳。孫子麟六句。自謂年暨日衰。事求日減。堅辭親友。爰作偶曰。花甲纔週。髮已絲。週思母難轉。婁其長生戒設傷生席。浮壽何勞。介壽詞釀分無端。終為利。獻桃沿習漫多儀。愛閉老子祈清淨。跪拜都捐。樂在茲。卓哉達見。可謂高矣。

三過

一服飾過奢違時王制。於非禮剪裁本過外。又加婦或傳新婦。以羅為帷。公不說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我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汗牛藏書籍。聖賢經傳加倍倣事司馬溫公有書萬軸者。嘗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吾輩惟此耳。當極加寶惜。每見爾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寶

員也。其人可知矣。○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闕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僕之所污損。風雨蟲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加。謹也。【簡義】張邑翼列不敬字之過。其論藏書類曰。藏聖賢書。必分經史子集。分號編次。整齊畫一。爲上。一切戒褁亂顛倒。又戒卷帙失散。簿葉脫落。又戒不歸本處。又戒閉藏不密。鼠傷蟲蝕。此等皆忽畧易犯。特舉出以戒人。亦云精矣。愚更欲採摘其三條。補入茲編。以見尤不可犯。一曰祖父遺書。不能收藏傳後。擅將典賣。一曰妄以戲文小說。褁入聖賢書內。一曰漫將淫詞穢牘。混入典籍中。但其論過太重。愚謂循此例焉。當無辭。張又有曰。胸無慧識。輕加批點。與汗穢同。并告讀書者愼之也。

一過 一日鮮衣美食。享用過豐。若虛荒年不改。逐日以三過論。【發明】黃舍仲曰。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是以一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享。譬如人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有。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又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是觀。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曰。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奢侈。則愈促矣。貪奢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節儉。則愈長矣。○陸文定公曰。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此身亦小逆旅也。造物是房主人。我曹是

借房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此謂大限已盡。雖然若借房人平日安分守法。不得罪於房主。彼此相得。再容他多住幾年。亦有此理。○薛文清公曰。人之享用當各量其分。古人謂惟辟玉食。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和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日覩其事者。可以爲貪侈之戒。○高忠憲公訓其子曰。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著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字。便安吾一生得此力。○范文正公嘗言。我每夜就寢。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若相稱則方得熟睡。無復愧恥。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人能存心敬畏如此。何敢以無用之身安享過人之福耶。

徵事 昔太學有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登鄉榜。皆授廣文。一任黃州。一任鄂州。未幾任黃州者死。任鄂州者爲治喪。因祝曰。我與公凡事皆同。而公先我去。何也。宜以夢告。果夢曰。我生於富貴。公生於寒微。享用不同。是以壽異。此公後至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裁。夕食齑蔊而已。○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屬官相得。一日問及日用之數。泰然訝其過多。因問若何飲食。對曰。中飯具少肉晚菜羹。公大驚曰。我爲太守。居恒喫菜。子爲小官。乃敢日日食肉。定非廉士。遂疏之。○胡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來省。居久之。烹鷄爲餌。公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常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今不設賓祀。先而爲此甘鮮以娛口腹。詎不爲我累乎。○杜正獻公食於家。惟一麵作羹。或言其太儉。公曰。衍本一措大。名位福祿。冠帶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

爲。措大何以自奉。哉。○張文節公爲相。所居不蔽風雨。服用飲食甚約。或規之曰。公俸祿多而自奉儉薄如此。外人恐有公孫布被之疑。文節歎曰。吾今日之祿雖侯服玉食。何憂不足。然人情由儉入奢則易。由奢入儉則難。此祿安能常恃。一旦失之。家人既習於奢。不能頓儉。必至失所。曷若無失其常。吾雖違世家人猶如今日乎。聞者服其遠慮。○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蕙蓳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舊時鹽鹽。風味甚長。久也。○蘇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蚤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遏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

年。來。衰病。多因。飲食。過度。所致。近覺肉多爲害尤甚。自丁巳正旦以往。下飯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餚。設肉餚不得用大楪。只用小楪。大小一般。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方。一塾等。如有愛親之心。宜深體此意。○何東山曰。君子以禮義養心。則心廣體胖。若恣。食。肥。甘。則。神昏。氣潰。婦女以布衣禦寒。則堅若其志。若香。薰羅綺。則淫蕩其心。○朱文公嘗示兒書曰。先君貧甚。一除夕。止百錢度歲。厨烟蕭然。余每用錢。即念此。不敢妄費。先君終身不用絲絹爲。附體衣。鞾以芒爲之。或用青布。狀帷并襆被。冬夏用布。余雖不能盡遵先教。然服鮮華。即踖踖然以懼。近今身家飄泊。布袍草屨。猶爲踰分。更不待言矣。未識異時。吾子能知祖父之素風。留意焉否也。又曰。口腹

紊養。皆。以習成天。故丙寅余十七歲。讀書漂母山房。先君給予薪米外。每月錢一千。余茹蔬頗適意。千錢猶有餘。歸上先君。二十外舘巨室。享盛饌。遂以為常。不能如初時澹泊。亂後家食。饘粥不繼。更復習儉。早起具飯。留其餘晚食。不更舉火。佐食惟菜蔬。不知肉食何物。非予惜福聊以安貧也。昔東坡謫高安。日用不過五十錢。尚有用不盡待客。張無垢亦云。余生平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二公之品與所處。予自於余。猶如是。余敢不自省念乎。杜子美當之。已為福過。況不及子美者也。

【庚義】衣食其專舉者。次句享用二字。則凡服御皆包括矣。與善堂註云。又有過貧逸樂。役人以所不堪。如除足濯穢及捧盡承溺等。驕子弟多犯之。皆損福事也。並宜嚴戒。是格不見旁註。想統於交接條所云。二易為事。必逸已以勞人。其論過蓋有在矣。彼其戒詞雖就平等交接言。然觀開端旁註云。諸凡過條。即尊長待卑幼亦同論。則可知役使婢僕亦在其中。但彼處論過就待已言。此處論過就待已言。要其歸。雲楫曰。有一等世家子弟。惰其四肢。無所事事。至於梳頭裹腳。亦須僮僕代為。不知閻郎兩手。何用如此舉止。福祿安得坐享。壽命焉能永長。○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我親。汝母躬執爨。而我親甘肯。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李修十曰。終日端坐。畧無勞事。未餓而飯。至未寒而衣。加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

室廬出有用興。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時勉力爲善。虛懷若心。日求進德更且使性氣縱喜怒甚者造罪業豈不大可惜乎。○倪正父曰。人生所食者三。一曰福。二曰勞心。三曰勞力。生承世業。即享富足。是之謂福至於身自營創。高者勞心。下者勞力。然勞心力而獲者雖勤苦而無後患。若不勞心力而專藉福福盡則一敗塗地。故世家子弟。資財既盡。無能免餓莩者多矣。○張簡肅公有詩曰。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避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照幾永無譁。○鄭西張先生訓子曰。甘自苦來。甘始可久。福由德致。福始可保。凡做大官做大功業的人。俱在貧困裏磨難出來。即如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微時何等落寞。甘受薤粥惡衣之困。一味只知讀書向學。後來際遇時。隨處盡職。俱做好官。凡禍福利害。榮辱進退。如浮雲過前。一毫不入其心。這皆是貧苦中養就來的。如今難道教你們尋箇貧苦來受。只就現在一意抑畏節省。只守布衣菽粟之分。存心讀書。與貧苦書生更加一倍精進。便是苦了。這不由得他人。供是自慊。舉自己做箇好人。不然。後來苦至。禍至。恐難禁也。○羅念菴先生誡弟遂夫曰。節儉有數益。人當自食其力。無功過享。後必有災。先大夫暮年非飯客不市肉。或以魚蔬飯客。未嘗不飽。先大夫且爾。況我輩哉。知守分。即他日處貧與賤。可無異望。可無怨尤。此一益也。省浮費。以均僮僕。足其衣食。令免饑寒。亢亮有云。此亦人子。可善遇之。恩結其心。緩急得濟。此二益也。妄用者多妄取。財者人之命也。豈容以妄得之。以妄。彼必妄以相加。吾身危

矣。受之禮度。不能報。勿受。其施如施過情。不貴吾報。必有非情之望。隱於其中。慎勿爽之。廉恥不喪。始各爲士。此三益也。同生天地。即爲同氣。不忍之心。乃我生機。然非財力有餘。即惻隱不可全。前在舟見汝以米濟溺者。吾甚慶喜。此心不忘。去道何遠。滅一滋味。於食無損。全一性命。利人不細。此四益也。◎

脩飾屋宇故爲雕刻彩畫。

明 造屋餙觀。人情所不能免。然如常人所居之屋。則亦可矣。何必倍費工料。費錢於無益也。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尚恐羞之。何以臺爲。宋太祖崇尚節儉。一日永康公主勸帝以黃金飾屏。與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吾嘗爲天下惜財。豈可妄費。帝王惜福。如此。奈何爲士庶者。反罔昧而無忌耶。○勞曾三曰。物力之艱於今爲甚。而俗情夢夢。尚欲黠綴繁華。揣其胷中。不過橫着體面二字耳。明道先生曰。人於外物。事事要好。只有自己一个身與心。却不要好。嗚乎。枭與心所以不好者。良由事事要好而然也。思之思之。

徵事 陳恭公於潤州造一大第。皆用文梓爲梁。花石補砌。極其精華。第成而公已病。但得肩輿一登西樓而卒。人因名其第爲三不得。謂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後果獻之於官。日久頹廢。夫斲刻侈麗之中。獨怪近世屋居華美。非必縉紳而然。雖商販之家。往往忘分而爲之矣。俗予以爲槩美者。識者必以爲深憂。今觀功過格。明示戒詞。夫亦可儆懼矣。抑愚因陳恭公事。而尚有所興感者。竊觀農夫小民。所居狹陋。至求尺寸之寬展而不得。而

士大夫制爲遊廊園屋層疊不已終歲空閉不得一假於人彼此反觀其爲作福虛靡節令未嘗雕畫不得謂非過也此雖功過格未及亦可以類推焉○李小有先生澹泊明志一書有云李德裕曰以吾平泉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修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既難則其臨終之時必然眷慕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迥別即千萬語安能禁其不與人哉況富貴權力一旦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爲惑滋甚矣乃知無財可辦不貴難得之物亦使他日易於散斷不作愛想也○李文靖公自奉甚薄聽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幸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雖頹垣傾壁絕不屑慮

威屬咸勸公治第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豪裝亦可治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若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即足棲息安事豐屋爲其素尚如此○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垣第爲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時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無端糾一飲食會費百錢爲一過（改事）蔡公龍陽歷官三十餘年食淡衣素無異寒儒後晉少司馬歸出見鮮魚異其早其子烹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必高窮口腹若此非與吾共守家業者也棄不食盛與常人言淡泊之功未必能驗若蔡公所謂守家業非其易曉者歟蔡世又多

以爲不在乎此。宜其貪淫日熾。而節操之不可問也。

○破瓢道人兒少君日買兩錢菜。飯不足。則餔糜。語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飽過粱肉耳。此語最有意味。◎非禮剪裁 發明 士庶皆稱韋布。則知韋布而服紬帛。即爲非禮。古人謂一片之紬。千蠶之命。故先王之制。除卿大夫及年老者。皆衣布。矣。乃今世人無不喜帛。當時布皆麻織。不堪禦寒。若即有今日之布。先王必令卿大夫及年老者。皆衣布。矣。乃今世人無不喜帛。輕而服一布衣。便若行一味心事。惶恐不敢見人。此在一身。必招折福短壽之報。在天下。必爲民貧賊亂之本也。○明英宗謂李賢曰。朕常膳飲食隨時。未嘗檢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趙太守題蠶婦圖曰。蠶未成絲繭已無。繅雲撩亂紛狼藉。宮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又寇

萊公以後帛貴妓。有詩曰。一曲笙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字字勿復爲此主曰。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相效。成俗。翠價必騰。小民販採。傷生必多。廣汝生長富貴。當知惜福。豈可自造惡業。明太祖見遺綺寸許在地。召諸姬至。數以蠹事之艱。徵稅之貴。勅嗣後不悛者斬。馬后再三滑之。衣終不棄去。常述漢文帝寵幸夫人。衣不曳地。以戒宮人。施恩山曰。觀此則宮闈尚須儉樸。民間裁剪能不折福。 附錄 周百安與友書云。索某書者。但求舊聯四紙。便堪揮灑。綾緞皆不敢書。千絲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某詩即不惡。字即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相知偶聚過三品 發明 王道崑曰。養生待客

不宜多品。多品必多戕殺。不宜一。多品必多糜難繼。不宜二。多品必多費難繼。不宜三。能減則物品易足。不致傷生。一於心術宜。能減則肴核易辦。咸可精美。二於口體宜。能減則財用易給。遠訪者隨時可以相留。頻過者量力可以恒款。三於交際宜。張子韶曰。近日士大夫家爭尚後靡。相習成風。或一延客。酒皆名醞。物必奇珍。以至器皿之類。皆極華美。如此仕宦安得不貧。貧則好貨取贓必矣。姚龍懷賓筵節味歌曰。古帝享天。籩豆十二。今之賓筵。每踰此數。賓尊勝天。上費踰帝。物命暴殄。物價騰貴。凡百君子。舉觴毋易。按諸公之言。槩謂延賓不宜過費。而相知偶聚。益可知矣。

徵事 雲間張南山先生。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及午。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留午餐。然止肉腐而已。今頃遠顧。須烹雞。勿訝其菲。郡公慨然。

然飽去。世兩高之。○崑太宰獄守盧州時。中丞南明王公廷守蘇州。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簡徵王爲金山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招。將爲主廷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曰。足我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比至命庖丁即所載治具。相與論心話舊。盡歡竟日而還。前輩風範如此。信漚公所謂物薄而情厚者耶。章楓山謂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官客往來。只一葷一素。酒三行。食飯而罷。又魏文靖在家。官客相望。留飯只一肉一菜。若二公者。可以法矣。

廣義 陳幾亭曰。風云。每食四簋。小雅云。陳饋八簋。古之饗賢。以四爲隆。朝宴。以八爲極。況在士民而可踰之。因論姻婭新親。宜講款治。乃世套

以爲不可輕褻禮貌既疎舉行良艱於是往來日稀雖生平相對之密友此時反成隔溷之親翁俗情因昧成痴通人豈可不略凡糕糖花罩人物皆俗侈浮費一切罷之率先導俗詎非士君子之事歟附錄徐伯同曰明于禮義者常病人之奢病奢之言必出於端人不孫寧固得志弗爲等語是也病奢之言必出於匪類胡綋詰朱晦翁因飯脫粟遂懷憤論劾語人曰隻雞斗酒山中未爲乏是也◎狼籍米粒微事殿仲堪守東陽食不兼味粒米落席閒輒手掇啖之每日貧者土之常安可登枝而忘其本乎○劉元眞於終南道中逢一貴人問何往答曰某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人不知愛使降霪雨收其半耳既而果然甚矣米穀之當愛矣◎或戲或怒毀壞一物件毀他人物件者爲五過◎食物不分人致其敗壞◎一日養猫犬過厚暴殄食物發明猫犬所食不妨粗糲不致其餓可也嘉禾白粲乃農夫所力耕耘而致之者然農夫自食每不敢望精潔而官室大家以之畜養猫犬無少敬惜之念甚至嘉殽美味以佐之不幾於愛物忘人乎觀龍溝吳氏以怒時持飯傾與猪啖而身與猪立遭雷擊上帝之寶惜人食如此人亦可以警矣◎一日不愛惜水漿過用無度微事契貞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每入洛城與蒙師李生往來一日李忽詰先生曰某受命冥曹主給一城內外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三日死矣因曰人生用水不

過日用四五升，過此必減福折算。切宜慎之。

無心謹避

◎春日任意折損花枝無所愛惜。微事 周茂叔先生庭草不除，人問其故，曰：與自家生意一般。司馬文正公與人書曰：草芟則蕃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使遂其生耳。每見人家當花藥盛發時，髡禿之而閑恤事，雖極細，其無仁誠之心可知。

◎園菓未可食漫嘗棄地。

◎污穢一字紙。廣義 張邦翼不敬字格，戒紙劄雜亂書寫狼籍，戒遇有不便心知不可，姑以字紙雜用，戒坐處不置甕簏收貯廢紙，待時焚化，致飄散穢處，戒神裹襪間，猝然投納，竟致遺失，必一一遵其諸戒庶無犯於污穢之條。

◎一不可留字迹不爲燒化扯裂粉碎。發明 張格戒臨文作稿，過即成團拋棄，戒殘箋剩字，入口嚼爛吐棄，同此條意。

◎燒化字紙灰不置鑪另貯同雜穢入穢處。發明 張邦翼曰：惜字加名曰敬蓋不以形迹循例爲能惜，而必以心能珍重爲眞惜也。王近公父爲宣聖嘉予，以其能香湯洗燒，近年西泠袁上珍夢械見王天君責以焚燒穢字之罪。非以其惜而不知敬乎。微事 槎溪朱寧約字士豐，留意八法，銳進未艾。康熙乙丑二月，以微疾亡，其知交爭集哭之。忽甦，語諸人曰：吾壽該四十二，以平日勤於學字，隨意焚燒，散棄其灰，不珍惜陰，司錄爲過滅去五年，故今三十七即當死也。幸諸君識此事，毋輕忽字紙，灰言訖，仍瞑目逝。

◎見僮

僕掃室。不識諭細檢字紙。廣義張格又有云。不禁戢家人私將舊交殘卷貨賣收摭紙店者。所値十歩爲一過。撣窾器物同論。又云。不禁婦女竊取字紙剪樣拭物。一幅爲一過。皆是帙所遺略。可採而補入也。◎見遺字不顧。附錄文昌帝君諭惜字紙文略云。士之隷吾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予竊怪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書。故有平生苦學鷄牕。而塲屋之中。竟以失韻誤字。例爲有司所黜。終不得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鑒也。今特申明此事。期諸士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此卽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責望之門也。◎見鄉村字紙糊窓漠不爲念。